

陶土关怀系列



清晨的甘露

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Eugene H. Peterson

[美]尤金·毕德生_著 何咏霓_译

*Like Dew Your Youth:
Growing up with Your Teenager*



青春期不是父母亟需解决的问题
是对父母生命状态的提问

尤金·毕德生告诫青少年家长
做孩子成长的“圈外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清晨的甘露

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Like Dew Your Youth:

Growing up with Your Teenager

你的少年人

好像清晨的甘露

到你那里

——诗篇110: 3

在你的家庭中，是否正有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成天叫嚷着：“你根本就不了解！”“你从来都不相信我！”“你是个伪君子！”“如果你爱我，就别管我！”……

对于家中的青少年，你是感到焦虑、愤怒甚至绝望呢，还是把他作为上帝在这个特别时期所赐下的礼物？你是把他看作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呢，还是一个与他共同成长的契机？

《清晨的甘露》将会提供你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你的孩子：父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做父母，而是做人。没有任何专家的技巧可以让你成为一位好父亲或是一位好母亲，也没有一本书能够让你读完之后就立即找到“正确答案”。因此，毕德生无意提供那些看似实效、有用的处方，而是提醒父母在生活中更真实、更完整地呈现自己，显露出丰盛、活泼、成熟的生命特质，与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陶土关怀

上架建议：家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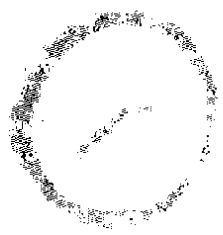
ISBN 978-7-5104-1031-4



9 787510 410314 >

定价：16.00元

陶土关怀系列



清晨的甘露

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日】村上春树 著

【译】林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美)毕德生著;何咏霓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7

书名原文:Like Dew Your Youth: Growing up with Your Teenager

ISBN 978-7-5104-1031-4

I. ①清… II. ①毕…②何… III. ①青春期—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2180号

Like Dew Your Youth: Growing up with Your Teenager by Eugene H. Peterson

Copyright © 1994 by Eugene H. Peterson

中文繁体版《希奇满我家》©2003 由友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中文简体版2010年由友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同意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作者:(美)尤金·毕德生

译者:何咏霓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010)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800千字

印张:4.25

版次: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031-4

定价:16.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珍贵的青少年： 与你的青少年一起成长

你的少年人

好像清晨的甘露
到你那里

——诗篇 110:3*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诗篇的句子“你的少年人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比喻荡漾着层层意象。“像露珠一样”的青少年，在父母的生命出现的时刻非常短暂；当白昼来临，露珠就化入泥土和空气的长久存在里了。青少年不是一定要被处理——如果忽略他们，最后他们还是会长成大人。他们像露珠，不像露出地表的花岗岩。他们也不像婴儿，需要父母的照料呵护。其实有好些打

* 本书所引经文若无特别说明，均根据毕德生的《信息本圣经》(The Message) 中译而成。

发或规避青少年的方法可以让父母继续保有父母的样子。

青少年像露珠而不是像雨，不是气候学上的常见现象。无论清晨阳光下的露珠多么闪亮动人，无论它使田野的花草变得多么清新，它都不是每样东西所依赖的。父母亲的身份不是靠青春来定义的——在我们孩子长到青春期的过程中，做父母的必要本质都已经定了。无论我们的文化给青少年增添多少浪漫色彩，无论他们为自己争取多少注意力，青少年都不能决定父母的身份。不过他们肯定就在那里——很短暂，有时候很吸引人，有时候很讨厌，但是——**就在那里**。像露珠一样。

提到这个比喻的经文无法扎实到作为独立文本来解释，在希伯来文中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这句“你的少年人好像清晨的甘露”是描写弥赛亚纯洁的青春（“……你是我儿，在晨星上升之前如露珠般降生”，Ronald Knox 的翻译），还是描述弥赛亚的魅力对那地青少年的吸引（“如同清晨的甘露，你的少年人会到圣山上朝见你”，现代英文译本的翻译）？经文实在不清楚。不过，当我们脑中不断地思想它的句法时，自然会有些启发性的联想出来。诗篇中的模糊光影正适合半大不小之青少年的模糊性。

目 录

第 1 章	珍贵的青春期	1
第 2 章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13
第 3 章	“我不要去!”	25
第 4 章	“你不能强迫我!”	35
第 5 章	“你根本就不了解!”	45
第 6 章	“你从来都不相信我!”	55
第 7 章	“如果你爱我,就别管我!”	63
第 8 章	“你是个伪君子!”	71
第 9 章	“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81
第 10 章	“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	89
第 11 章	“你是不会帮我的!”	99
第 12 章	“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111
结论	121
附录:父母联盟	125

第1章 珍贵的青春期

作家 C. S. 路易斯(C. S. Lewis)曾写信给一位烦恼的母亲,信中提到:“那些‘正常’的家庭,好像是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家庭,遥远得犹如十英里外的远山。”*

当家中出现一名青少年的时候(感觉上好像一名入侵者突然闯进来一样),这个家就不再那么正常了。因为来得太突然,既无前例可循又无任何警告,做父母的心想这个家就要变天了。做父母的,通常典型的反应是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家的青少年,几乎总是显得(在公众场合)进退合宜,表现得得体——“远山外的”家庭。其实根本没有进退合宜的青少年。青春期的定义就是身心失调,而展开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常常既艰苦又麻烦。有些家庭可以保持一个得体合宜的外表,可是当我们靠近一点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些形形色色的

* C. S. Lewis, *Letters to an American Laay* (Grand Rapids, Mich. : William B. Eerdmans, 1967), p. 44

混杂物和粗糙的小地方：突出的石头，湍急的小溪，遭雷击的树干，杂乱的草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乍开的花朵，剥掉十来层树皮后还有更多的纹理结构——青春期就是不断地变化，充满活力，并且把周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父母亲）都拖进一个充满变数、未知又奇妙的景况里。

青春期也是一个礼物，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这个青春期礼物的范畴正是我要谈的主题。青春期不只是造物主设计来使孩童长大成人的过程，它也是造物主特别为父母设计的，提供他们某种必要之物，以对应他们生命中的关键年岁。做父母的如果是基督徒，那会在了解、感谢和领受这份来自神智慧的礼物上，占很大的便宜。

当我听到“孩子是神赐的礼物”这句话时，脑中立刻浮现的是咿咿呀呀、可爱的小婴儿，干干净净的小男孩和在开心玩耍小女孩的景象。绝对不会是那些满脸不高兴的青少年——用力甩门的十五岁女儿或是顶撞争执的十六岁儿子。

婴儿很明显是神赐的礼物；在他们身上，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奇迹的感觉，惊叹的心情，深信一切都值得，预备要扛起责任。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成人期的初期），我们很容易假设一切都在掌握中，这世界理当提供给我们一个好生活，透过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已经把环境纳入某种掌控之中——就在这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孩子，让我们重新知道我们是受造的，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孩子，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经历到一种进入神国度所必备的更新状态（太 18:1—3）。

只有非常顽固的人，才会在面对新生儿的时候，仍维持一

种他们是创造者、统治者和拯救者的傲慢姿态。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起码在刚接触孩子的刹那,我们亲身体验了生物学的证明或性教育的图表。这个生命的简单事实,远超过我们所能的范围设计、掌控或解释。我们也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被造——我们不是创造者,不是管理者,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神的孩子。透过婴儿的模样我们领会了这个世界,我们再度回到了伊甸园。我们发现了自然力的真实:我们发现了关怀、养育和回应的意思。触觉、听觉和视觉的喜悦充满了那一天。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他的慈爱,他护理的设计以及他的荣耀。这婴孩是神所赐的礼物,从这婴孩身上我们被赐予回转成孩子样式的新途径,透过这途径,我们可以接待我们的主,进入神的国度。

至于青少年,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绝对也是一份神赐的礼物。正如婴儿是神给年轻父母的礼物,青少年是神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青少年是在我们步入中年(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的。人在中年的阶段多半会有停滞和消沉的情况——对生命的惊奇转为平淡,丰沛的生命日趋枯竭。很多人因此感到沮丧,前成人期的那股冲劲并未带给我们功成名就,失败和失望层层累积。甚至当外表显出成功时,内心却经常是枯干、空洞的感受和希望的萎缩。对于早年的理想和期望,所经历到的都是疲惫不堪。

我从前并未预见
逐步消逝的日子

会削弱了意志
会漏失了光辉*

——史班德(Stephen Spender)

就在这时候,神的礼物出现了:用青少年这样笨拙棘手的包装出现,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成长的挑战,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炼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深渊的边缘。这礼物来得正是时候。所有现实中已经变得陈腐、老旧的事物,突然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命令我们回应,要求我们参与。

对一个人影响最深远的成长,是在基督里的成长。所有其他的成长,都是这种成长的预备或辅助。生理上的和社会上的成长,理智上的与情感上的成长,全部都是为要促成在基督里的成长。人类的任务就是成长,不单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成长,还包括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都要成长。

圣经中有三段经文的焦点集中在这项任务上:

那孩子(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1:80)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

* *The New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ed. Helen Gard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930.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弗 4:13,14)

施洗约翰长大了，耶稣长大了，我们也要长大。使徒保罗的总结是，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 4:15)。所有的成长都带人在基督里的成长，在基督里的成长又聚集和塑造了所有其他的成长。

青少年用一种特别鲜活的方式来展现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他们的父母完全躲不掉参与其中的过程。因此，每个青少年的父母都会得到一份礼物——一种生活实验室，让人可以从中取得成长实验的工作资料，这资料中包含了个人的成长方法，然后，人可以用信心的行动重新经历这成长以荣耀神。但是做父母亲的不总是这样看待这件事。他们经常抱怨，有些人因为专家保证青春期会自动痊愈，七八年后就会结束，而咬牙隐忍到底。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这个礼物，也从未踏进这个实验室。

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礼物，是神赐的礼物，绝不能消耗在抱怨或消极的反抗里。我们应有一种极强的信念，历世历代敬虔的思想和信心的生活都可作为这确信的坚实证明，也就是所有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给我们的身体或给这个世界，原都是为要成就圣洁。整个自然界是靠着恩典、也唯独靠着恩典，趋向成熟。自然界中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肌肉和情绪，我们的地理环境和生理基因——没有一样不是出于恩典



的运作。青春期也不例外。

我的目的是，堵住任何要把青春期当成必须解决之麻烦的做法，同时坚持它是中年父母和青少年都必须参与的经验，也是一种使人成长的方法。但不同的是：青少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作用而被迫经历这个过程，中年人则是因着他们信心的作用而愿意拥抱这个过程（或是因着不信而存心拒绝）。做父母的“成长”指的不是身高长高了，而是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是以父母和牧师的背景来写这本书的。我曾经有过三次做青春期儿女之父亲的经验；做青春期少年之牧师的经验则不胜枚举。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能确信青春期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要努力去获得的确信，每次崭新的接触都能使人更深入。这也是一个要经过反复考验，又伴随许多疑问，然后在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之后，才会有的确信。所以，我写这本书不是要指导父母如何更轻松、更不尴尬地带领他们孩子度过青春期；而是要鼓励父母张开双手拥抱这个他们青少年儿女所提供给他们经验，如同一个神所赐的礼物，是神恩典的工具，让他们能够长成有“智慧及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称青春期是一个礼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正确地看待青春期，它就会变成让每个关心的人都开心的事。“恩典”不会排除痛苦和困惑——就圣经的观点来看，恩典通常包括了痛苦和困惑。不论事情的外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也不论我们对这些事当时有些怎样的感受，但神赐恩典的意思是要我们达成神为我们定的美意，在这件事上，就是“满有基督长

成的身量”。

和成长相比,出生要容易多了。几个月的不舒服再加上几小时的阵痛,小孩就生出来了!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的事情,也还是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对新生命彻底的惊奇,对这个精美复杂的小身体的赞叹,以及亲情带来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给做父母的带来无比的喜悦。但是成长却是困难的,拖拖拉拉没完没了;到了青春期更是复杂又混乱。

在青春期之前,做父母的几乎已经习惯于完全掌控他们的孩子了。这是他们生命中比较强壮也比较有智慧的时期,而父母的力量和智慧正是孩子们生存所必需的。毫无疑问,孩子一般来说都需要父母身体上的保护、智慧上的引导以及情感上的温暖。青春期突如其来要求加入一些新要素。过去孩童期运作稳定的供需平衡突然失序——全部乱成一团。在这个紧要关头,父母亲只是更激烈地运用过去的老办法,无法改善家里的气氛。以前孩童期适用的力量和办法都不管用了。这时候需要的是分担力量和沟通看法的新方式。为使我们能够合宜地做青少年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发展新技巧来。但是这些做青少年父母的新技巧是无法包装起来放在店里让人购买的;它们是做人的技巧,是唯有在一个会分担日常的苦差事,并且仰赖共同信仰的群体里,才能发展出来的技巧。一个敬拜的教会就是这样的群体。*

法国人说 *a de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一种因为专业而

* 详见本书附录:“父母联盟”。

可能出毛病的倾向,有人假定,像医生、律师、祭司,都会有这种倾向。如果中年人也有这种出毛病的倾向,那么背后的假设是,因为他们生理上的成长已经完成了,他们在教育和专业上都已经获得证书了,因此没有哪方面还需要成长了。他们在个人成长上产生了盲点。成长是长大成熟必经的阶段:“拜托,你能不能快点长大?”成长在小孩子是快乐,在青少年是痛苦,对中年人却是不自然。这是基督徒在做门徒这件事上致命的盲点。用各种方式挑战和测试人际关系的青少年,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成长。与神关系的本质,在于这关系的核心会成长。圣经在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一直持续重复使用“成长”这样的隐喻,我们不能免除在“在基督里成长”这个事实的。

尤其青少年是不断地在成长。他们不是安安静静地成长,他们不是待在房间里独自成长;当他们安全地处在同伴当中时,他们也还在成长。他们到处大刺刺地,毫无章法地拼命成长。这就是青少年成长的方式,充满活力、毫不掩饰、不停地成长,这样的青少年是神赐给那些在自己的成长上被困住之父母的礼物。

即使面对这样的状况,做父母的当然还是可以拒绝成长。他们可以说:“我已经完全长大了!我知道要做个人、做个基督徒、做个国民、做个男人、做个女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主导你的成长,我要提供指导原则,我要制定规条,我要决定你成长的途径。”这种态度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专制的,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表示不参与。这些父母自己不打算再成

长,却要主导他们孩子的成长。还有些自认已经无法再成长的父母会说:“我已经把自己的成长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不要参与你的了——我在几年前就放弃自己的生活了。我做基督徒没做好,甚至连做人都没做好,不过我会尽力帮助你,任何我能做到的地方我都会帮你,但是别期望我成长。”这种姿态可能显得很谦卑;但事实上,这是对绝望投降,推掉一个让自己成熟的机会。

就我看来,青少年父母的最佳表现,不在于他们做对或说对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用信心一头栽进成长的过程里。这种成长的范畴和青春期的成长不同,但它是一种成长。纽曼(John Henry Newman)写道:“在那个更好的世界里是另一种样子,不过在地球上这个世界,生活就是改变,要常常改变才能臻于完美。”*他写的是有关教义的成长,但他这话却非常适用于为人父母者的成长。当父母接受青少年是从神来的礼物时,充满光明盼望的新领域便打开了,释放出新鲜的爱的活力,活泼的信心源源不绝涌流出来。

我观察到一些家庭中的父母,能够在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上很实在地活出自己的信心,这很显然是平常就在生活各方面实际操练信心的成果。特定的规则,纪律的技术,严格和宽容的运用——他们都有经验。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这些父母自己都很认真、诚实而喜乐地跟随基督。他们不把青春期

* John Henry Newman,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Image Book, 1960), p. 63.

当作问题并且尝试去解决,而是很起劲地亲自参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他们做的时候,允许他们的孩子在旁察看。这样的家庭,是学习信心最最有用的地方。“家庭生活就好像一个装设超棒音响设备的大厅,成长中的孩子不但听到父母说的话(多半他们会慢慢地不加理会),同时也听到了话语背后的用意和心态。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父母心中真正喜欢什么,真正讨厌什么。”*这是把以前学徒式的方法用在家庭生活中。年轻的学徒紧紧跟在师傅身边学上几年,透过这种关系,分享纪律,学到技巧,也在一起讨论工作。师傅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学徒面前,让学徒看到他会犯错,也让学徒看到他对错误的反应。这位熟练的工匠也许不是个很好的教育心理学家,肯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一定要对他的工作很在行。父母亲也是一样。他们不必是心理专家,不需要看完最新出版的有关青少年情绪的书,也不需要活出完美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很认真,这事就是在基督里成长。他们必须在青少年面前公开做这件事,因此青少年可以观察、模仿,并且在学习关怀和信心的过程中犯错。

换句话说,做父母的任务不是直接面对年轻人的问题,为他们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命中的基督,如此来处理问题。父母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做父母,而是做人。没有什么大师的技巧能让你做个好父亲或好母亲,也

* Thornton Wilder, *The Eighth Da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pp. 297, 298.

没有一本书能让你读完之后就有了正确的答案。做父母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生活中完全真实地呈现自己,显露出丰盛、活泼、属于基督的成熟生命。在这当中,青少年天天可以看到一个成人的每日生活,从中了解长大的意义,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有的变化和困难。这每天的生活也让父母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幼稚不成熟,不愿意负责任,只想任性地做孩子,不愿意长大,选择性地要求成人的权利却不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每天的生活变成一张地图:青少年每天都看到父母的生理和情绪的状况,也看到一条通往信心成长的路,这路是保罗极力要我们学习基督为我们、也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榜样。

第2章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青春期是一个找到自己的阶段。孩童期的经验和训练都被重新调整,使每个人变成具有个人特色的人。在这过程里,父母不再拥有他们想要有的掌控,失去掌控使他们感到不安。其实青春期并不是一种苦恼;它是一段健康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带着盼望来经历。

涉身其中的青少年几乎是全天候地在发掘自己是谁,也许这正是他们花很多时间在镜子前面的原因。这段自我定位的过程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充满了尴尬的痛苦:

……这压力
让男孩转变成男人;
这未长成的男人和他的痛苦
以及自己的笨拙面对面。*

——叶芝(W. B. Yeats)

* W. B. Yeats, "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9), p. 230.

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严格限制孩子自由意志的运用。小孩子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堆摆积木,但是不能自由地摆设家具。小孩子可以选择要穿蓝色或红色的衣服去学校,但是不能决定上不上学。对关系重大、影响生活的事,他们不能表达意见。对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决定,或所处团体是否舒服,他们也得不到选择的允许。

但是到了青春期,孩子开始要求做决定的声音就愈来愈大了。他们身体的性征逐渐发育完整,头脑发展得更加聪明灵敏,情绪日趋敏感而变化。他们开始看到成人的生活,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并且为他们的决定负责,他们想要快点开始。青春期的任务就是学会如何做决定,以及接受下决定后所产生的自我认定。这当然不能是父母的决定。这些决定一定和父母的不一样、有所分别,有时候还会完全相反。当青少年在发展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能力时,这些决定提供他塑造自我的基本素材。那些说“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青少年,接下来就能够说:“我就是那个做这些决定的人。”自我是决定的产物。每个青少年所做的决定都产生出他或她独特的生命。他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些决定所产生的那个人。当他们在选择中获得力量,他们就个别累积做自己而不是做别人的自信。

在青春期的初期,青少年对自我的认定会有许多的模糊不清。他们会用把认同投射在偶像身上,或以同化于团体中的方式来隐藏自己。年轻人一样的穿着和语言就是他们的防卫盔甲。一旦他们成熟、学会做决定之后,他们就会愈来愈认

识自己。届时他们每个人都会说：“这就是我。”在青春期的初期，他们几乎每个人看起来听起来都一样。等他们渐趋成熟，就更能接受自己看起来跟别人不同。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表示他们没有完成青春期的任务。

这是一段摇摇晃晃、不太顺畅的过程。它会很神秘地一会儿踩着轻快的大步一会儿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处处充满了实验性，很显然不成熟，又很冒险。青少年通常会用否决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举例来说，他们不要成为父母所说的样子，在头发和穿着上面他们很明确表现出不要和父母的意见一样。而且有时候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父母反对，他们就会顶撞说：“我要怎么穿就怎么穿！”如果父母让这种冲突影响整个关系，青少年会认为父母并不关心表面之下他们内在正在进行的深层发展，只关心别人会怎么说跟怎么想。如此一来，年轻人内心会真的觉得很委屈，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肯定。

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描述了青少年成长的这个方面，让父母可以用实际的眼光来看他们儿女在成长中所要经历的，并且鼓励父母给予成长更大的尊敬。这个故事特别有用，因为它把青少年的经验放在神学背景里——在人的经验和属灵的真实上都找得到充分的印证，使这个简短的故事更显宝贵。一大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想告诉父母“长大成人”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文章中有很多很好的资料，也常有些很棒的见解；但却没有告诉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事——神的应许和神的呼召。好的神学家在讲到神

的本性和作为时,必须要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并且持续与人保持接触。写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神学家在这点上做得特别好:年少的撒母耳在圣殿里发生的事,描述了在神启示的前提下,这位青少年认同自我的经验。

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心存感恩的父母——以利加拿和哈拿——送到圣殿。他从小就跟着祭司以利长大,以利扮演的角色像是他的养父母。感觉上撒母耳在圣殿里过得很好,常常帮以利跑腿打杂做点事。撒母耳可说是个典型的被父母献给神,让他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对这样的安排似乎相当满意。

当撒母耳第一次在夜里听到呼叫他名字的声音时,他以为那是他从小常听到的声音——是命令的声音、教导的声音和指示的声音。他也如往常一样地回应。但是这次的回应无效。他惯常的回应和这个声音搭不上线,他的回答没有产生对应,没有意义。

以利在故事里扮演父母和祭司的双重角色,他知道青春期会发生某些事,于是告诉撒母耳对那声音不要当成父亲的呼叫来回应,而是当作神的呼叫来回应。以利意识到撒母耳在其生命中已经成长到了要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了。他的人生已经不再受限于圣殿的例行工作和父母的引导,他的人生不再是父母奉献的衍生物和“宗教”的引导了。如今永生神亲自直接呼召的声音临到了。这声音不是由父母或祭司居间传达的,是他亲自听见的。

这个故事的中心,就是强而有力地呼叫出这个名字:

“撒母耳！撒母耳！”这名字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青春期的一切。它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和身份，已经成长到一个新阶段——既明显又独特。名字是称呼一个人最切身的方式，名字引起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名字是可以用来叫我们，或是谈及有关我们的最切身的字。对“指名”（naming）的文法提出精彩见解的罗森史塔克胡西（Eugen Rosenstock-Huessy）写道：“名字是说话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是提到某人、某事或某种价值，而是直接与那些人、事、价值说话……叫名字可以直接引起一个人的回应。语言最初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能让人产生回应。”*

青春期从来不是绝对、明确的——它不是一个分类架，可以让我们把那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的人塞进去；青春期也不能简化为“一个你正在经历的阶段”。它大致上有一些通则，但究竟怎么回事，却总是很细碎、很个人的。它是一个苏醒的名字。其实很多青少年的行为，只是想要让成人社会知道他们是谁，并非标新立异。他们想被认识，每个人都想被注意到他/她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班级的代表，不是一个青春期的例子，而是一个有名字的个人。名字可以明确地使人知道我就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我的存在并不需要父母或祭司或老师的解说。它是 *sui generis*。**

* Eugen Rosenstock-Huessy, *I Am an Impure Thinker* (Norwich, Vt. : Argo Books, 1970), pp. 41, 42.

** 拉丁语，意为独特的、自成一类的。

这个“喊出其名”是青春期的中心,但是听到名字只代表一半的意义;另外一半是撒母耳知道是神在叫他的名字。神的呼叫引导他由孩童迈入成人阶段。当他认出自己是那个神呼叫其名字的人时,他找到了“撒母耳”这名字的全部意义。他不再是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孩子,也不再受祭司以利的监护,他是那位神叫出他名字的人。

这段经文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基督徒看见青少年成长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与神的关系。其中心点不是他们的性能力,不是他们的智力,不是他们的社交关系,也不是他们的感觉情绪——而是神。青少年已经开始了解另一个世界,了解到自己在宇宙中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解到自己是永恒的儿女,要面对终极的存在,要在一个具有属灵真实和道德意义的世界中做人。青少年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这些事。在青少年学习做决定以确认自我的同时,回应了他们名字的意义,他们这么做是在回应神对他们的认同,是神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事实上,在教会的拣选教义上,青少年获取的是第一手的经验。神学家在拣选教义的了解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致同意是神在选择,是神随己意做出决定,而运用在与个人的关系上。拣选的意思是,神自由地决定一些事情,这些决定造成极大的(永恒的)差别。

当撒母耳回应神的声音时,他发现自己一头栽入一个有选择性的世界里。所有的青少年也都是如此。我们活在一个神一直在拣选我们的世界里,而我们最重要的行动就是用

“是的”来回应神的拣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决定就绝不可能不重要又无意义。青少年所做的每个决定——即使是像发型和服装这类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事——都是他们学习做决定的过程之一,也将影响他们在基督里做个怎样的人。

青少年所做的决定包含在神圣的拣选里。他们不是像有些人所以为的,在自我意识的胡乱发作中,逐步发展“充分发挥你的潜力”。他们也不能因为“要照着你爸爸的榜样做”而毫无做选择的自由。在这样的决定下是不会形成真正的自我的。如果只是告诉青少年顺其自然地成长,而这些自然趋势大都是贪婪自私又具破坏性的,那么哪里还有基督教的福音可言呢?同样的,坚持要有一个跟父母一模一样的自我,无论那父母的模式有多好,又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可言呢?没有一个青少年希望成为大人心中“定做”的样子,他们要自己来——他们要让自己的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年少的撒母耳为青少年的成长做了示范:他听见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叫他的名字,一种叫出他身份的方式;最后他知道那是神在叫他的名字,神重新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

这件事给父母一个很清楚的含义:父母负责不了所谓的认同危机。撒母耳事件发生在晚上,远离父母和同侪,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祭司以利好像很放心撒母耳独处,让他有自己的隐私,离开他的管辖,没有他的监督,而这件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每个青少年都应该有这个独处的隐私权。成年人,即使身为父母,也无权插手。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敏感又复杂;介入不但是种粗鲁的举动,还可能揠苗助长。领受这个含

义可以防止父母加入那些采取“宗教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的人。那些人的关心绝对是真诚的,但这种缺乏自信以及在真理上的不成熟,只会带来伤害。这些人多半出现在以下这两种团体当中。

一种团体是将青少年视为现代社会中追求世俗的一股强大力量:从康斯坦丁时期以来,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从未出现这种追求自我、强调自我的文化,不接受基督教福音所信仰的生活方式。这个外邦社会——有人称之为反正统文化——很明显需要救恩。在西方年轻人身上可以发现它最纯粹的形态。他们对历史与基督教一无所知。文化的快速变迁,科技与机械的入侵,使这群年轻人被隔绝于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之外。他们建构了一片陌生的地域覆盖在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文明的领域上。他们说一种我们几乎听不懂的语言,穿着打扮更是随便。他们个人的习惯显示出一点也不重视社会的健康和卫生设施。他们完全没有人类的罪性和道德的记忆。他们像是人类历史中的孩童,坚持要从尝试和错误中学习每件事——一种反历史的、原始人心态。经验就是他们的权威。他们处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原始状态,他们只有现在。他们被隔绝于人类由痛苦中学到的道德真理之外,被隔绝在圣经过去救赎历史的根基与基督徒的未来之外。这个团体轻看这个“新异教徒主义”,并且讨论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来带领他们悔改。

另一种团体则用幼稚又惊讶的眼光看着青少年,说:在活出福音真理一事上,没有哪个世代的基督徒像这个世代的成

人一样,失败得如此彻底。这个世代不知不觉地妥协于使个人失去特性的客观现代思潮,这思潮将主要价值观放在世俗成就和物质进步上。这世代在受到中产阶级之体面标准宰制的同时,屈从于一种思考方式,接受麻木顺从作为生活的方式,允许精神生活被挤到窄小的角落里。贪婪(在“进取”、“进步”和“成长”这些名词的伪装下)受到赞赏和鼓励,与此同时,地球遭到大量损毁,心灵萎缩衰退。然而青少年带着拯救的盼望出现了。他们寻求个人的品格和意义,是他们在个人的(和“科技的”相抗衡)世界中做先驱的记号,使人类的价值再一次占上风。他们的嗑药是为了合法地寻求一种兴奋的内在生命,上一辈人已经把这内在生命拿去换一辆新款车子了。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对自我身份的坚持,而上一辈人却早已放弃这种坚持,改穿社会所认同的款式了。他们的音乐是委身和投入的记号,上一辈在背景音乐的安抚下,已经无动于衷地抛弃这种委身与投入了。他们的性行为是一种对紧张关系采取开放态度的尝试,上一辈在传统习俗和社会禁忌下只能压抑它。这些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理想是人道的,他们的洞见是公义的。如果他们在道德和神学上有所不足是可以理解的——道德和神学并没有使我们免于一连串的战爭以及对地球的污染。把这些年轻人当作清新、纯真、探索新生命的圣骑士;跟随他们,他们会带我们找到“美国的祝福”。

第一种团体信心十足地谴责青少年,并且已经带着答案准备收服他们。第二种团体则满怀歉疚地承认失败,在等待中盼望能得到帮助。基督徒父母可以比这做得更好,他们可

以扮演一个更谨慎和更有果效的角色：与其插手干预青少年，不论是热心插手还是等待盼望，都不如学学以利，把他们交给神。

对父母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必须做个圈外人。他们不能做太多——至少不要太直接。在年轻人“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父母只是个陪衬，自我认同的建立一定要撇开父母。这意思是说，做父母的会感受到被忽视、被拒绝、被顶撞，以及不被领情。父母再也不能像孩子小的时候那样，习惯于分享每个伤害，亲密地参与每个细节。青春期的这几年一定要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如果父母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必须当圈外人，他们不需要变成反对者。如果父母不能进入圈内分享成长中所有难懂的细节，也不要心怀愤恨或不满。他们还是可以做个祷告与有趣的父母，用聪明的同理心来观察他们，用有见识的信心为他们祷告。他们还可以为从青少年来的刺激使他们发现自我以及个人得到成长来感谢神，这刺激使他们由一滩迟缓的死水变成神的河流中湍急的水流，在神的河流中奠定成长，为做门徒一事注入热情和活力。

问题讨论

1. 你的青春期是什么样子？你现在回顾它，有什么仍然令你觉得有趣？你还记得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是如何度过他们的青春期的吗？

2. 描述一下你家的青少年。他或她有什么特质？当他/她进入青春期时，你注意到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好事发生吗？有过什么困难吗？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感到沮丧？

3. 阅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你能看得出来这章是在描述一个青少年的成长吗？

4. 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是位极具智慧的观察家,他观察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然后写道:“……人生中有一段‘自然而然’连根拔起的阶段:那就是青春期。处在精力充沛当中的这名年轻人,如同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一定要松手放开原来牢牢抓住的孩童期,然后伸出手去紧握住成人期,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段令人屏息的瞬间,他一定要放掉原来他所信任的,并且相信前面的人会‘接住’他。”* 对这个说法,你可以提供一些你家青少年的例子吗?

5. 过去这几年里你有什么改变吗？你看见现在的自己跟五年或十年前有什么不同吗？你对现在自己中年期的自我概念跟你所记得的青春期的自我概念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 Erik Erikson,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4), p. 90.

第3章 “我不要去!”

青少年,为了要寻找他们自我存在的来源以至于找到自我的界定,有时候会用否定和拒绝的方法来表达。在寻找个人信心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所有非个人性或是团体性的事物。

例如,青少年成长中最常见的是拒绝上教会的威胁:“我今天不要去教会!”当这个威胁出现的时候,多半会引发基督徒父母的情绪失控。青少年的父母,不论他们喜不喜欢,都会被卷入青少年的困惑中。基督徒父母一定要处理的一个难题是:“我要怎么尽到帮助我的青少年孩子成为基督徒的责任——一定要他去教会到底是帮对了忙还是帮了倒忙?”父母在回应孩子独立去面对上帝的事上,常有许多危急关头。他们已经投入许多的祷告、担心、教导和爱,他们不想见到这一切付诸流水。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事情比较简单,小孩子会被教导:“凡事都有先后顺序和规矩。”大人一定会持续不懈地提供

给他们教会的各种活动。他们一定要知道圣经的内容,知道神爱他们,以及他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的宇宙中,其中的事物是有永恒价值的。虽然这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目标却相当明确:父母亲就是教师和信心的榜样;孩子则是学生和模仿者。

但是当孩子长成青少年时,他们就不再只是“学生”了(虽然他们还在学习中);他们逐渐成为“决定者”。他们开始练习做一些决定,好使他们几年后长大成为有责任感的大人。当孩子改变他们原来的基本立场的时候,父母也一定会作出相对的改变来回应。这种改变使双方都处在陌生的位置,感觉到尴尬与不确定。

譬如说,在有关教会的事上,当青少年的决定背离父母的决定时,会怎么样?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愿意容忍孩子在发型、服装或交往的朋友上有不同的决定;但是如果他们在涉及根基与永恒之事上也这么做,遭到拒绝之威胁的父母该怎么办?这时的父母真是进退两难。父母希望年轻人可以学会像大人一样做决定,并且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尽可能不插手干涉。但是,像教会这样重要的事,真的能交给他们自己去做决定吗?

有些父母认为不行。他们认为只要孩子还住在家里,就应该受父母信仰的约束:“只要你还住在我的屋檐下,你就要跟家里其他的人一起去教会。这件事没得商量!”

其他父母基本上采取相同的立场,但是会略施压力强迫他们就范:“如果你今天不去教会,明天晚上就不准去打保

龄球。”或者：“如果你今年都能好好地去教会，我就买一套音响放在你房间里。”类似的威胁和利诱在这件事情上层出不穷。

有些父母则放弃缠斗。他们改为不停地唠叨和踌躇拖拉，让每个主日早晨都成为一场混战。其实他们不带青少年上教会反而会少些烦恼，但是勉强应战常会令他们感到罪疚和失败，令他们不能平静地享受到教会去的路程。

另外还有一些父母认为，当青少年开始质疑他们父亲的信仰（或父亲！）时，对父母而言，就是要开始建立一段更清楚的新关系的征兆——这不是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而是两个基督徒之间的新关系。除了做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之外，现在他们被召做一个基督徒个人，要分享个人信心的意义。

任何一个中等资质的孩子，在跟父母亲生活超过十年之后，都知道父母不会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并且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就表示他们就是圣徒。孩子知道做父母的每天都会犯罪。现在正是好好谈一谈的时刻了。现在正是做父母的在除了劝告和命令之外，至少偶尔可以分享一下个人的基督徒成长经验了。失败的经验 and 发现被饶恕的经验是可以分享的。孩子已经来到一个了解朝圣的感觉和为恩典感谢的位置，但他们还没到达目的地。如果父母还坚持维持沉着的信仰、坚固的信心和绝对自信的表面，他们只会扩大信任的差距。

当孩子表现出质问、疑惑和叛逆的时候，做父母的若以为正确的策略是进行猛烈的疲劳轰炸：“一起祷告的家庭才会

有向心力……如果你离开教会,你就失去了人类最丰富的遗产……如果你这样背离神,你怎能期望神祝福你?”等等,绝对是个严重的错误。没有任何父母需要为神发动宣传攻势。

有一位父亲,当儿子表示对有关教会的一切失去兴趣,以后再也不想去教会的时候,说了类似以下这段话:“记得我以前也有过相同的感受;事实上,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在这种时候离开教会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对那些有不同想法与做法的人就不能继续沟通了,但是继续沟通显然非常重要。这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像大人一样去思考和感觉。许多你觉得讨厌的事,是你在做孩子的时候在教会里经历到的。在接下来这些年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你的想法和感觉带到圣所里去做些测试,这样会不会比较合理?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那么你除了童年的记忆之外,你没有人可以辩驳你的想法,或测试你所反对的事。目前你正处在一个迅速改变与学习的阶段;教会需要你的新看法和经验。你现在对教会持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看法是一方全对另一方全错的。当人有不同看法时,我们都会希望持不同意见的双方能更深入了解对方的意思,尊重不同的意见,透过交换意见而有所改变或修正。但是这需要相当多的倾听,更正坏印象,重新评估错判的立场。没有人要你默默忍受教会中所有的事,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些可能使你成为大人的机会,负责任的辩论机会就没有了。

“基督教一直非常强调你可以自由决定自己与神的关系。现在你正在组织负责任的技巧,当沟通还在进行的时候

你自己决定留下来对我很重要,因为如此一来,你最后会作出成熟的决定。我会尊重你最后所做的任何决定,但是目前我觉得你做的任何决定多半是根据童年的经验,因此很可能是不太成熟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告诉我你讨厌女生,你再也不要跟她们来往了(他才刚经历了跟女朋友痛苦的分手),我会尊重你的感觉,也了解一些你会这么说的原因。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感觉,就让你一辈子独身不再接触任何女人。你是还有些痛苦要忘掉,还有些焦虑没有解除。在你做那样的决定之前,你需要得到更多的成人经验。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继续去了解女孩子,发展一些负责任的关系,因此你对男女交往的本质会发展出更深入的感受。

“这有点像你跟教会的情况。我这做父亲的有责任让你尽可能去经历许多事情,因此你能尽量感觉和面对所遭遇到的,从中获得装备,做出好的、成人的决定。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跟大家一起崇拜和学习,我不认为你得相信所有的事,或不批评任何一件事。教会中有很多罪和不顺服的事——如果你能看出那都是些什么事,你就可以帮助别人。你可能会感受到教会不接受你的看法或是意见;我要坦白告诉你,事情很有可能会如此。可是我一定还会继续听听看他们的说法。

“如今你对整个运作有崭新的看法,这是长期涉足在其组织架构中的成人所缺乏的。能从你的新视野中获益是很重

要的。你之所以会有这个看法,部分原因在于你没有长期负责,也没有投注兴趣在那些事情上。那些负担责任和关注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要表达某些感觉或是顾及某些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此一来,你的客观见解就很重要。商业机构聘请管理顾问来检测他们的营运状况,不是因为这些顾问比较聪明或成熟,而是因为他们身在体系之外,看事情会比较客观和公正。年轻人在教会中也有类似的功能。我希望你留下来陪我,在这里你可以分享你的看法。身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你,而且我想还有许多其他人都需要你。”

青少年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教会的疑惑和对神的不确定。他们可能很悖逆(“我再也不要那个充满伪君子的教会了。");他们可能非常有道理(“我想我今天不能去教会;因为我有很多功课要做,我知道你希望我能名列前茅。");有时候他们会挑衅(“你们去教会到底能得到什么?你们真的觉得有用吗?")。

然而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是信仰的逐步成熟。一直以来有个声音在年轻人的心里说:“神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承继我父母对神的态度或跟他们一样上教会,对我已经是不够的。从现在开始,一切必须是**我的**决定。”

父母必须知道的是(不管他们要如何反应),孩子的疑惑、质问和悖逆,都显示出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正在深深影响他们儿女的个性。他们的青少年正在摸索与神维持一个成熟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正在为自己的长大成人以及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作准备。这应该被视为是一段好时光(如果过

程不太顺利的话),因为做父母的现在可以和这些初生之犊分享自己身为基督徒在信心方面的挣扎和成就。抗拒上教会并不是无神论的第一步——它比较像是做门徒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父母如果阻止反对的意见,他们同时也就阻止了甘心顺服的可能。如果父母拒绝聆听叛逆的声音以及断断续续的疑惑,他们是在阻断自己涉足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个人学会做下信心的决定。

基督徒父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是有关于孩子对神的信心的,这件事很重要。难道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我们所教出来的,一个没有变化、挑战的橡皮图章吗?还是我们希望他们带着好奇与质疑来处理所有教给他们的东西,从中为自己发掘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个人空间?如果是后者,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许多不够好、要改正的地方。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对的、需要矫正的地方。我们还要记得,我们不知道确切塑造出基督徒经验的情况是什么,即便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直为孩子祷告,希望他/她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新人,这新人是个鲜活的、神的新创造,不是我们教育和遗传的结果,而是神的呼召和挑战的结果。

那种喜欢人家不要检验他们生命的意义跟神的呼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父母,要开始好好想一想,当这样的检验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是有“青少年”的问题,还是有“信仰”的问题。其他人人都知道,基督教福音的中心诉求是个人的决定。“信

仰无法继承”，这话的意思是：“你的信心必须是自己的，不是你父亲的。”因此，当家中有青少年开始抗拒教会时，做父母的要准备好来感谢神，又有一个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神之关系的各个方面了，父母同时也该了解到“不”的说法只是学会说“要”的第一步。（回想一下我们孩子两到三岁时所经过的类似经验可能有点帮助——不同的是，现在“对方”是神而非父母。）做父母的都不会喜欢孩子不冷不热、毫无个性地待在传统的宗教潮流里，承袭别人的信仰：他们想要孩子和基督有一个自由而成熟的关系。

当父母求神给他们对青少年有真诚、开放和信实的恩典时，就会得到处理现实生活中这类事情的智慧；他们会得到弹性、力量和恩典来坦诚地谈他们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他们可以不吹嘘，可以避免个人的骄傲干扰这个新人在基督里的成长；他们的生命，会因着与家中这名初生之犊分享在基督里的成长，而变得更丰富、更深厚。

问题讨论

1. 你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拒绝过去教会吗?你父母对此有什么反应?对于他们当时的反应与做法,你现在会怎么看?
2. 你家的青少年如何表达他们的抗拒?他们给你什么理由?他们使用什么样的策略?
3. 当他们说“我不要去”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说什么?你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策略吗?你的基本准则是什么?
4. 为什么当你的孩子说不想去的时候,你还要他们去呢?

第4章 “你不能强迫我！”

青春期是一段挑战父母权柄的时期。父母无疑拥有权柄，至于他们如何使用就很难说。在青少年悖逆的压力、质问和顶撞下，父母被逼得要检验自己权柄的基础以及评估使用权柄的方式。

对个人权柄的挑战——青春期的家常便饭——不是只引用保罗的话就能解决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青少年通常也读过以弗所书，亦能引用利于他们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6:1,4）

如果青春期最重要的事是学习发自内心的顺服和听从，学习如何被年长者教导、指引和带领，相对而言，做父母的就得学习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有智慧的方式来使用权柄。

我必须承认，我很受不了一堆父母聚在一起交换管教小孩的心得，同时痛诉时下年轻人不尊重权柄使社会陷入困境之类的热闹场合。他们还不如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使用权柄的

方法吧！只要讨论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这权柄，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继续保有它。对于父母要运用权柄与孩子顺从这权柄，圣经有清楚的命令。但是怎么行使这权柄，圣经也有规定——要有恩典有方法——这是父母需要特别留意的。

一般普遍的架构都是父母有权柄，孩子一定要听话；但是青少年的父母的问题不再是“我要怎样让孩子听话？”而是“我要如何智慧又恰当地使用权柄？”

这是一个和孩童期完全相反的变换。以前父母的工作就是教孩子听话，一旦孩子成为青少年，父母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想一想该如何使用他们的权柄，相对地要少烦恼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顺服。

我常常纳闷为什么有些父母偏爱箴言 13 章 24 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胜于路加福音 2 章 41—51 节（十二岁的耶稣在圣殿的事），将前一节经文拿来当作运用权柄的模式。这两处经文都有很好的指引，但箴言是一句强烈而简短的警告，要父母对管教孩子一事采取认真的态度；而耶稣的故事则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看这管教在约瑟和马利亚家中对青少年时期的耶稣是怎么执行的。我怀疑（也许有点不厚道）有些父母只是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要找一个有圣经根据的借口来打小孩，却没耐心接受任何要父母和儿女一起成长的劝导。单独使用箴言这句经文是可以拿来作为正当体罚的口号；耶稣的故事却不能作为任何事情口号——这故事只会把父母拉进这段时期父母身份的模糊状况里，同时更细腻地写出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做父母者的不确定和

焦虑。

对约瑟和马利亚而言,做青少年的父母并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轻松。耶稣十二岁时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这最好的家庭在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张力。对于一年一度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的逾越节朝圣,这一家人应该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在节期结束回家的路上,距离耶路撒冷约一天的路程,做父母的发现儿子不在他们当中。他们又急又怕地回城中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46节)。接着是母亲和青少年的冲突:“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48节)在马利亚的眼里,耶稣既不顺服又不替人着想。父母的权柄没有受到尊重。他事先没有告诉父母,也不顾他们的想法就留在圣殿里。如果这个问题只限于权柄和顺服的层次,这个故事只好这样结束:马利亚和约瑟是对的,耶稣错了,故事结束。如果所有的教导都局限于箴言13章24节,约瑟就可以抽出他的腰带,当着拉比的面好好地鞭打他的儿子,再把他拖回拿撒勒去。但是路加却不这么认为,他用耶稣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49节)“为什么”的意思是:“难道你要控制我的每个行动吗?我小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要你整天看着的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跟神的关系将把我带你无法参与之处,我将进入一个超越你期望之外的领域。我生命里有些必要的东西是你不能给我的。我的生命不再只是听你的话而已——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别的责任。

这个世界不只有家庭和拿撒勒崇拜而已——我要开始生活在一个更宽广的，‘我父的家’的世界里。我顺服你来到了圣殿——难道你看不出来，始于回应你的顺服必须从离开你来持续吗？”

青少年不再只是父亲和母亲加在一起的总和了。父母是神引导的代表，必须预备好在时候到了时站到一旁去。青少年用事实让父母知道，父母不能再安排或控制他们了：一个逐渐成长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正在出现。耶稣拒绝他母亲的责备，并且强调他个人的需要和神在他身上的权柄。他暗示着这当中有一些父母不能明白的事。起初透过父母的权柄，听到神的命令，而后这命令会变得和父母的命令大相径庭。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1节）这对父母继续行使他们的权柄，这名年轻人也仍然顺服他们。但从此开始情况有点不同了。顺服的意思不再是完全为父母的期望而活，当然父母的期望也不该不理睬。权柄与顺服之间仍在继续互相作用，但是内容都更宽广了。

这个故事很温和、安静又令人省思。对那些希望“孩子规规矩矩”的父母没有什么劝告与提议，也没有发给年轻人执照让他们“为所欲为”。它只是打破原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模式，从父母和孩子双方的立场来了解新的现况，成为一个灵活的模式。

在希伯来文中有几个用来形容孩子的字，每个字都描述不同观点或层次的成长。两个最常用的字之一是 *taph*，一般

的意思是一个紧黏着妈妈的孩子；另一个字是 *naar*，通常的解释是一个使自己自由的人。耶稣在圣殿中就是将自己从 *taph* 转换成 *naar*。而约瑟和马利亚也够聪明，注意到了这点：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以前使用权柄的方式，也没有强迫把 *naar* 拉回原来 *taph* 的样子。他们调适他们管教的方式来面对 *naar* 的事实。他们不是放弃做父母的权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操作而已。

没有人可以写本手册，教人如何协调青春期权柄和顺服二者之间转换的需求。但是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所透露出来的洞见，提供了我们一些有用的智慧。第一是，当权柄受到挑战时不要抓狂咆哮。詹姆士(Willam James)写道：“我成过大功立过大业，有非凡的成就，我也尽过那些细小看不见的力量，它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流动，好像许多柔软的树须蔓延在世界的缝隙中，又如毛细管在水里慢慢吸收水分，只要假以时日，它们就能裂开人刚硬如山的骄傲。”这段话提供父母在青少年身上运用权柄的一种观点。父母的权柄不会因为提高说话的音量或增加处罚的次数而获得更多力量。如果父母以为孩子长得愈大，“棍子”就要愈粗的话，他们对权柄的概念与使用权柄的方式肯定是错的。马利亚和约瑟采取的方式是安静的劝导、忍耐的信任、思考以及祷告。

第二项洞见是，使用权柄一定要有礼貌。圣殿里没有出现打人、推拉或是大吼大叫的情景。父母在使用权柄时有圣经作基础，不表示他们就可以行事不顾常理。使用权柄，意思不是随心所欲，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在艾略特(George Eliot)

的 *Middlemarch* 中有一句话描写某些父母：“……这些人属天的亲密关系，似乎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帮助。”* 十诫的第五条诫命（编按：“当孝敬父母”）不是圣旨，让父母可以把自己霸道、自私的念头强加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它是一个帮助父母抚养孩子归神的礼物。父母也受到警告，不要为自己的方便随便使用权柄：“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箴言 11:29）父母常常用神给他们的权柄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许可，完全忽略他们有权柄的目的是为“在主里管教”的事实。那是父母失职。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如果愿意像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短篇故事中的父亲一样，采取“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而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邀请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的态度，就会在使用权柄时，调整出应有的基本礼貌。

第三项洞见是，不能使用权柄来胁迫。既然父母的权柄是神——我们的“主和王”——所赋予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应该尽量要有像神一样的态度。那么神是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呢？简单地说，神不用高压的手段，他绝不强迫。正如一位早期教父所说的：“暴力绝非出于神。”神不是流氓，亦非暴君，他不随意欺压他的儿女。他创造我们、供应我们、爱我们，也管教我们，但是他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有纠正和

*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Book II, Chapter 18.

** John Updike, *Museums and Women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p. 80.

处罚、耐心的吩咐和清楚的示范,加上环境和经验的管教,但是他绝不将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圣经中充满了这样的模式,因此任何父母都不能以天赋权柄为借口,对儿女施行专制。那位给父母管教儿女权柄的神,同时也示范了该如何使用权柄。

的确,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偶尔是需要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把他们从车行快速的路上硬拉回来;逼他们吞下难吃的药;当他们想在家玩新的电动火车时坚持要他们去上学。但是就成长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应属例外。从这些例子来推断青少年的世界,并且声称对这世界我们比较了解、比较有经验,拥有比较多的知识,所以必须强迫他们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这实在是错的。事实上,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已经落伍,不再强壮,也不够聪明去这么做了。同样我们也不该这么做。当权柄变成独裁的时候,就失去它的道德力量和属灵的活力了。

我们要记住,大多数的男人并没有想要用打小孩的方式使小孩就范。……打小孩使他们听话的方式——不论是用强势的力量、勉强的逻辑,还是邪恶的甜头——不会使大人变得更像个大人。他不需要培养这种天生已经在他里面的优势,其实他天生就是反复无常和霸道,或者说是很幼稚的,打小孩是一种他想长大的欲望。这只会迫使孩子因为恐惧而在人前假装很乖,同时让他期待将来他也拥有暴力时,他能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比自己现在

表现得更好。*

——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用来描述神对他子民使用权柄的典型词汇是 *musar* (希伯来文) 和 *paideia* (希腊文)。一般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管教”(discipline)。不幸的是,这个词似乎已经被降低到等同于处罚的意思了。当一般人说“你管教你的孩子吗?”通常的意思是:“当他不乖的时候你会打他吗?”如果真的要这个词,那么它一定要用在原来的涵义上:训练和指导。管教者不是一个要到处跟着他人,好在抓到把柄后给他们四十大板“教他们以后不要再犯”的人。一个更接近这词的意思是,工匠师傅带着学徒:几年下来他用自己做榜样,提供准则,给予鼓励,指出错误,示范技巧,奠定标准,不接受随便或马虎的作品。这样的管教,本身需要亲身的参与,使年轻人被年长者成熟的身教所塑造。管教的核⼼,以及最符合圣经对权柄的表达,是小心翼翼地引导他成长。

* Erik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58), pp. 69, 70.

问题讨论

1. 你曾在哪些方面悖逆你父母的权柄？你采取什么样的悖逆形式？你父母有什么反应？

2. 你家的青少年如何表达悖逆？在你家里，会导致权柄冲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3. 当你做父母的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怎么办？

4. 读读路加福音 2 章 41—51 节。在这段经文里，你注意到父母的权柄和青少年的悖逆之间有什么紧张关系？

5. 谁是你使用权柄的榜样？是你家里的人吗？是历史人物吗？还是圣经人物？

6. 讨论一下威斯顿 (Lionel Whiston) 的这个说法：“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国家中，一名独裁者会选择快速回报的方法……要求绝对顺服当中可能有难以察觉的做家长的骄傲，就像牵一只狗要它紧跟在后一样。‘好’孩子可以秀给别人看，这是父母为了自己的好处着想。”*

* Lionel Whiston, *Are You Fun to Live With?* (Waco, Tex. : Word Books, 1963), p. 50.

第5章 “你根本就不了解！”

青春期充满了误会。青少年发现很难表达他们的感觉和想法，而且经常因为沟通破裂而责怪别人。他们经常认定做父母的都不能了解年轻人的感受；那些不接受这种结论的父母所要费的不仅是口舌之力，还得提出更多实际的证据来应付。

青少年常常抱怨不被了解。他们的确是常常被误会——我对他们的抱怨深表同情，也尝试尽点力。但是有时候他们（或别的人，自认是他们的代言人）想要把他们被误解的感受提高成一种信条——两代之间是无法对话的；年长的一辈没有能力听懂年轻人的话，而年轻人去找大人谈话只会感觉到白费力气。这种想法不仅错了，而且笨透了。父母需要特别小心面对孩子不被了解的感受，但是不用理会“代沟”（gap）这种信条，把它当作是笨人编出来的东西就好了。

我们生活的时代，大家都认为沟通是跟科技有关的事，电话、收音机、电视和其他一些电子装置，都让人能准确地向他

人述说事情,听懂彼此的对话,达成沟通。其实不然。电子仪器使我们可以跟距离很远的人说话,也可以同时对很多人说话,但是,到目前为止,电子仪器既不能使说的一方把事情说得更精准,也不能使听的一方更认真专注地听。一句用扩音器说出来的话不一定就能实现其意义;同样,一句上百万人都听见的话,不见得比只有一个人听见的更清楚。如果要增进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沟通,情况将是双方必须在说话上更有技巧,同时学习如何去聆听,而不是将随身听的声音转大或买一个更大的音响。

当然,两代之间一定存有差异,而差异确实会带来误解:在词汇的使用上有差异,假设有分歧,兴趣不同,需要也不同。但是这些差异,虽然造成一些误解,却也让沟通有好机会,因为有差异,因此一定有一些值得说的事,一些另一方不知道的事,一些父母绝不会自己想到或青少年自己发现的事。纽曼指出一个很类似的问题——除非他所谈到的对话是跨世纪的而非世代之间的——他颇有智慧地指出:“就连错误本身也带有资讯,因为错误和真相的性质是相似的,而我们可以容许有错误。”*

有些缝隙(gaps)蛮讨人厌。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会使冬天的寒风灌入,这很讨厌。人行道上的裂缝会害人——让人踢到脚趾头而绊倒跌跤。但是其他有些缝隙是好的,譬如

* John Henry Newman,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p. 223.

说火星塞。火星塞的启动作用,就是靠电流回路中的一道缝隙引发,电流穿过这道缝隙产生火花,使内燃机里的汽油燃烧。如果没有这道缝隙,就没有火花,也就没有燃烧。父母和青少年两代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一种缝隙。这绝不是一个需要修复的差错,而是一个要保留的设计。

的的确确,两代之间的对话比起我们和一些熟识了半辈子的老朋友交谈要困难得多。但是很多重要的事都是很困难的。父母亲和孩子双方都不愿意努力去跨过障碍和对方沟通的结果,形成芒佛德(Lewis Mumford)所描写的:“现今的世代,父母与子女双方在了解彼此的知识上,严重的不足。”*

使徒约翰在他的一封书信里,对父母和年轻人做了一个清楚的划分:“你们现今作父亲的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活泼的少年人哪,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约一 2:13,腓力斯现代英语新约,粗体字是我标的)。在使徒约翰的心里,做父亲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是截然不同的,各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力量。先知约珥也对这两代作出清楚的界定:“……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珥 2:28)

世代之间不但会有差异,这还是神的心意。年轻的一代和老的一代都对彼此有特别的贡献。如果抹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可以交流的东西了。如果这道缝隙关闭了,就不会

*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Inc., 1967), p. 13.

有“火花”来点燃广大的经验区块了。做父母的一旦接受代沟是件好事，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他们就能找出方法来运用代沟，激发出更好的对话。他们会放弃尝试填平代沟，知道这么做只会产生平淡又单调（而且不合圣经）的结果。他们也会拒绝跟着大众起哄，八卦“代沟”的事。

如果父母和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困难要变成一个好东西，做父母的就需要了解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差异性”，这样当机会出现时，就有东西跟年轻人分享。当父母不了解差异的必要性，借由跟年轻人一样的说话、穿着打扮和夸张的动作来否认自己是“较老的一代”，实在很不幸。父母仿效年轻人的打扮，说他们的口头禅，采用同样的消费习惯，这是在对年轻人说：“我不接纳做我自己那个时代的一分子。我不喜欢我的时代。我不认为我的时代有任何意义或道理。”

另一个不幸的情况是，当父母用贬低自己、放弃智慧或有用的经验，来放弃自己世代的位置：“噢！天啊，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要我再当个年轻人，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毒品、艾滋病和其他一大堆问题，真是恐怖得要命。”这会造成关系的倒退。有这样反应的父母，实在不能带给年轻的一代任何意义。

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是，父母错用自己长辈的身份，气势汹汹又武断地挑衅攻击青少年：“孩子，我向你保证，只要再过几年，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了。”假如父母认为，跨越代沟的主要办法只限于给予忠告的形式，他们很快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只有当孩子主动要求你的建议时，这些建议才

有可能成为活泼力量的流露,以及达到信仰的目的,否则一点用也没有。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父母发展出尊重自己那一代立场的态度,那就太好了。神特别拣选了一些人,将他们放在父母的那个时空里,使他们对神的呼召可以坚定承诺要做个和年轻人可以相处的大人,和儿女可以相处的父母。

做父母的有个独特的贡献之处,就是建立亲密关系——亲近。所谓亲密,就是能够向别人完全敞开自己。父母有这种亲密的本事。当你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是不敢敞开自己的。如果你敞开,你得冒遭受拒绝和受伤的风险。年轻人通常对自己没什么把握,虽然他们渴望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却不擅长这么做。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信来冒险尝试。他们会担心很多事情:“万一那个人拒绝我的爱,或我的友谊,或我的帮助怎么办?那该不会意味着我是个不值得爱的人吧?或他不需要我这个朋友?或我是个没用的帮手?”但是大人,至少有些已经度过这段自我困惑期,他们也经历过进入别人内心世界禁地的冒险。当你够强壮,你就不怕受伤害。做父母的有义务自己先达成亲密关系的建立,然后示范出来——让年轻人看到亲密是什么样子,并且了解建立亲密关系是可能的。

做父母的另一项本事就是会关心人。能用关心来和别人建立关系,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年轻人也有关心人的时候,但是在他们的特性里,没有能够持续不懈关心别人所需要的持续力和稳定的情绪。这是一种需要成年人以身作则来教导的

技巧。学做一个会关心别人的人,和学会照顾宠物不一样:不是用威胁、工作表和奖惩表现(“如果你帮忙遛狗,今天晚上就可以多看一个小时电视”)来表现关心。你会关心人,是因为先被人关心。做父母的,只要把关心这件事做好,让年轻人好好跟在后面学就好了。借由代代相传成为一个会关心人的人,使青少年不只得到别人的关心,同时自己也学到了关心别人的技巧。

我们可以把父母那一代所具有的正面特质说清楚和标示出来。练习列一张单子,条列出我们里面起码可以找到的特质和恩赐,经常揭示许多闪烁出爱和盼望的事物,以此来跨越代沟。许多成年人思考自身合法性而产生的自我怀疑,会导致某些人对年轻人怀有很大的报复心态。只有基督徒因着在基督里的肯定才有的自信心,才能把那些负面的关系改变为智慧和礼貌的对话,从而产生成熟的爱。

年轻的一代也有责任对沟通误会尽点力,但那不是这里要谈的重点。他们必须学会要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并且在他们这一代里对顺服神的事负责任——如同使徒约翰所写的,要“胜了那恶者”,又要如先知约珥所言“见异象”。同时,做父母的也需要接受自己这一代主要的责任,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是抱怨另一代的人做了或是没做什么。

两代人之间会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和对抗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拿来作建设性用途,也可以作破坏性用途。年轻人也许比大人的感受更尖锐。这种竞争的驱动力,通常所导出的战略是设计出击败对手的方法,而不是分享长处。年轻人想

要赢。作战的技巧之一是宣传：让你的对手相信他们不值得，也不够强，无法跟你在同一战场上对垒。瓦解你敌人的斗志，如此你就不需要和他们打仗了。

所以，如果年轻人说：“别相信任何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他们不是根据针对三十岁以上的人所做的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为基础，来说这样的话。他们是在运用心理战术。其实他们是说：“正直和信任是做人最重要的本质。拥有这种本质的人应该当领导者。我要做领导者。我才是那个比较够资格的人——毕竟，大家都知道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不可靠。”如果没有人察验出这项争论背后隐藏的部分，青少年很可能就得逞了。基本上这是个不实在的说法，只是为了将焦点从说话者身上转开，把注意力放在对手被揭露出来的瑕疵上。

父母的基本规则是：“别让对手定义你的立场，并且确定你知道自己的立场。”年轻人对很多事很在行；在许多事上他们很有价值。但是他们在评估父母这件事上却不高明，而父母也不用对此感到意外。

在这个差异常常造成冲突的世界里，做父母的一定要带头示范，让孩子看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是个人的爱心、信心和盼望得以交流的机会——而不是求取什么好处或确保优势的机会。但是即使在冲突的威胁下，也不该企图隐藏或是压抑差异。有时候，在为了保持表面良好沟通的情况下，的确会面临想要淡化差异的试探，而这是用暂时的友好来代替成熟的爱。此外，还有借由强迫合一，残忍地压抑差异。这种手段不

但独裁又不道德,而且根本行不通。

父母可以用概念、经验和圣经的看法来接受两代之间的差异,把它当作一个活泼交流情感、智慧、赞赏、兴奋、梦想、远景、知识和成功的机会。差异的出现总是能够增进爱的乐趣。相爱的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常常会引发无穷的惊喜、兴趣和喜乐。如果做孩子的(或做父母的)总是顺应对方的期望,将会削弱爱的能力以及降低喜乐的感受。

聪明的父母会维护和赞赏两代间的差异。他们知道自己有恩赐可以分享——也确定年轻人有他们的恩赐能使父母受益。他们随时准备交流老一代的梦想和年轻一代的远景,这些都在圣灵的每个新行动中成形,并且经常在对话中开始。

问题讨论

1. 当你想要分享或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找谁? 谁是你的第一人选? 那个人有什么特质让你很容易开口说话?

2. 你和家中青少年平常的话题是什么? 什么话题是从来不碰或极少谈的?

3. 你曾经计划过和你的青少年儿女谈一谈吗? 还是这些谈话就绕着日常生活的琐碎打转?

4. 查考约珥书 2 章 28 节和约翰一书 2 章 13 节所论及的两代之间的差异,它们各有什么特质?

5. 你认为你生活中有哪些事实,是你孩子不想要了解,甚至没兴趣了解的?

6. 过去这几年来,你学会了哪些新的倾听技巧? 你在家也会像在外面一样使用这些聆听技巧吗?

7. 你孩子的生活中,有哪些令你感到很陌生的事,也就是你近来很少接触或没有兴趣的事?

第6章 “你从来都不相信我！”

青春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青少年是不稳定和善变的。个性会在这段时期内慢慢成形,但是离定型还很远。因为缺乏安全感,他们对信任和被信任有极大的需要。在这段时期里,父母是帮助他们有基本信任经验的关键。

以下是一个父亲和青少年之间不信任的情境。背景是一般的美国家庭:起居室的地上到处都是CD片,一些空的可乐罐,以及一个非常邈邈的青少年。时间大约是星期六将近中午的时候——就说十一点吧——当这位父亲,脸上刮得光净,身上带着一股男人已有的自信,打算要好好做点什么,步履轻快地穿过起居室。下面是一段很熟悉的对话。

青少年:嗨! 老爸,我有些朋友要去米勒家树林里的木屋度周末,我也想去,可以吗?

父亲:不行! 谁晓得你们会在那里干什么?

青少年:你从来都不相信我!我请你答应我去做一些很单纯的事,你总是把它想成是乱七八糟的活动!

父亲:没错,我是不相信你。昨晚我要你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回来,结果你几点才回来的?凌晨两点。你说你会在星期三之前整理好草坪,结果呢?我很奇怪邻居们竟然还没合买一只羊来送我们。你要是表现出让我可以相信你的样子,我当然会相信你。

日子一天天过去,双方的情绪都逐渐转为愤怒、怨恨和怀疑。做父亲的看他儿子像个冲动不稳定、对想要的东西毫无节制、只会作自私要求的包袱。做儿子的看他爸爸是个严格的医生,无论事情有无意义,都固执地要做好,跟邻居在一起聊天南地北任何事都是专家,对自己孩子的想法和感觉却没什么兴趣。

与此同时,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信任就悄悄流逝了,双方都把对方想到最糟糕的地步,然后把这些想法和感觉投射到双方未来的关系上。任何想劝他们去信任对方的第三者,都会显得有点天真。毕竟,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不去信任对方,不是吗?

这种不愉快的交流的频率,即使低到只在绝对无法避免时才发生,也会导致伤害。当事情经常发生时,不管有多糟糕,我们都会任凭自己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麻木状态——我们停止去感觉事情的严重性。死一个人会是个人的悲剧,死一百万人就变成了历史书上的一个统计数字。今天家庭中失去

信任的事比比皆是,对许多人而言这也变成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如果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我们想,那大概就像得了感冒一样——那就忍一忍,尽量不要抱怨,也别花时间寻求医治了。

但是没有任何父母——特别是基督徒父母——会默默接受家庭中信任丧尽的情况。任何家庭只因为这种情况很常见,就傻傻接受这种状况,是失去了基督教真理带给家庭的益处。基督的生命有洞察力和活力,能够更新与维系家庭生活。根据克林贝尔(Howard Clinebell)的说法,父母是“家庭的建筑师”^{*};他们身居此职,他们有能力改变环境及重新建立信任。

基督徒父母同时是教导信任的教师和学习信任的学生。以父母的身份来说,他们是教导信任的教师;但以个人来说,他们是学生——并且他们的父母亲生涯会在基督信仰里有一个新的开始。

信任的教导,在青少年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父母亲应该都还记得的。在婴儿成长过程里,有许多经历让婴儿学习要不要信任。对婴儿来说,世界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又硬、又难懂、又冷淡。冰凉的地板、久等的食物、不协调的动作,以及一些陌生又模糊的脸。但是父母可靠、持续、亲切的表现,终究能够逐渐培养出孩子基本的信任观念,感受到

* Howard Clinebell,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ounseling*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6), p. 97.

这个世界并其中的人都支持他们，他们的基本需要一定会被满足，困难可以被克服，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也会有所成就。

培养孩子基本信任的结果，就呈现在学习走路这段标准过程中。孩子开始勇敢地站起来，接着摇晃走几步后跌倒，有时候还会撞到或跌痛自己。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父母不会斥责也不会打他们；父母不会说：“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走路，我告诉过你了嘛。”他们知道学会走路要经过许多的练习，在经过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才能达到目的。如果孩子每次跌倒都被打或被骂，他/她大概就会放弃尝试了。在地上爬比走路简单得多——比较安全又不麻烦，而且绝对可以少受很多处罚。

虽然做父母的不会乐见孩子学步时跌倒和受伤的样子，但他们还是会一直鼓励孩子继续尝试。他们会不停地说（和孩子的实际经验不太一样）：“我知道你可以做到，再试试看。”请问这些父母到底有多确定？他们当然没有实际的把握。他们的把握只是来自他们相信在孩子里面成长的力量。他们知道其他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自己也有过相同的经历。

年轻人学习被信任（与信任）的方式，和他们学走路的方式差不多，不是第一次就成功，而是靠着那些过来人的鼓励、扶持和保证而达成的。父母的支持非常关键。如果当年轻人的表现不能被信任的时候，父母的反应是处罚、责怪和不信任，他们就会失去勇气而无法培养出信任所需要的力量。

如果父母在孩子能证明他们可被信任之前就拒绝信任他们,这只会扼杀信任的成长。所有的青少年,在很多时候与许多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事情很明显:他们的冲劲、企图心、点子和梦想,都在一个新脑袋和身体里到处乱闯,却缺乏足够的控制力。他们自然会做出一些令父母失望,对他们失去信任的事。他们一定会失败。失败是青少年一个非常好、又普遍的经验。一个能够证明值得被信任的失败,一点也算不上是个失败。

青少年彼此间最大的差别,不是来自于他们可靠的程度,而在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在信任上的失败。他们学习做个可靠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被信任。父母愿意冒险以及承受信任带来的风险吗?他们愿意像忍耐和盼望婴儿长大那样,来忍耐和盼望他们青少年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吗?

当基督徒父母想到神曾经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对信任的动力有更深见解。身为父母,他们教导孩子信任;身为基督徒,他们学习何为信任,而且是用自己亲身学来的方法,把自己装备好来处理青春期冲击信任的压力。

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信靠神”,要我们确信神的大能大力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以及这世界上作工,并且得胜。但是谁能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有关神的能力和神的爱的理论,即使是用很有道理的逻辑来说明,似乎都不能让人实际体会信靠神。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当人亲身经历到神如何对待他的时候,他们就会信靠神了。他们发现,即使他们是无法被接纳的,神仍然借着基督接纳他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

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罗 5:8）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神饶恕我们，我们接受他的饶恕。神对我们采取行动让我们产生信任，于是我们信靠他。

我们的生活中有些很重要的事，是借着真理实际为我们、也成就在我们身上才学会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表明出来；他先这样做，我们才做得到。使徒约翰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一 4:19）基督徒学会信靠神，不是因为经过辩论被说服他们应该信靠他，而是在他们变成可爱的、被接纳的或可靠的之前，先经历了神对他们的爱、接纳和信任。

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对神基本的信靠。牢牢记住我们是怎么学会的，自己是如何走到信靠神这一步来的，极其重要。我们显然不是因为被责骂、威胁或争吵才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学会信任神，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在基督里这样对待我们，他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先被信任，才学会信任他。

父母必须要有这样的体会，才能向青少年孩子示范以及分享信任。在信任受制于许多紧张和紊乱，在我们简直看不到有任何客观的理由可以信任的这些年间，存在于神和人之间的信任经验，在持续地提醒我们如何学习信任。无论我们的孩子有多少次违背信任，无论他们是多么不值得信任，无论是父母与年轻人之间因着不完全的爱而给信任带来何等的重担，我们总是可以恢复和重新建立信任一事。神在他孩子身上建立和培养信任的方法，是他先采取行动，把他对信任一事的意义示范出来。这一直是想在家中建立信任之基督徒父母

的最佳范本。

当青少年孩子说：“你从来都不信任我。”许多父母已经学会这样回应：“我知道对你来说情况好像是这样。我承认这的确是我的问题。但是让我们不要说从来不。其实过去我常常信任你，我也打算要更多地相信你。学习彼此信任并不是一时的，不是吗？我一生中主要的事就是信靠神——真实地活在信靠他的恩典中。我想这就是信心一词最好的解释。正如你很清楚知道我的表现并不好，但是我很努力。正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我发现生活也愈来愈不一样了。当我持续发展对神的基本信靠，它也会扩展影响到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会知道神爱他们，神在他们里面工作，就如在我里面工作一样。我开始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神的爱的证据，而不再是挑剔他们的缺点，查看他们犯了什么罪。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愈来愈会信任了。

“我想我们彼此也可以更努力地照样试试看。当我们信任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信任也会在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和期望里出来。你知道，在严格的审查下，我或你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那活在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神值得信任。因为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们对彼此信任这件事，能够有所长进。”

问题讨论

1. 在你的想象中,你认为年轻人会有些什么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了解他们的感觉。你能想起一些你自己青春期时类似的感觉吗?

2. 你和孩子之间信任的关系如何?在什么事情上你信任他们?你如何表达你的信任与不信任?

3. 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你面对过什么令你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吗?它们多半是和健康、工作、死亡、孩子有关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你对神的信实的信靠,如何带领你成长?

4. 你和神之间有哪种信任的关系?你信任他吗?他信任你吗?你如何向他表达你的信任?神如何对你?

5. 诗篇91篇表达出一种对神的信靠。读读它,然后讨论信任有哪些要素:诗人有什么样的体会使他能够信靠?

6. 被信任的经验和可靠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对孩子做些什么事,以此来鼓励和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第7章 “如果你爱我,就别管我!”

父母和孩子之间,最基本的爱的感受,在青春期时会变得很混乱。从前有用、也令人满意的爱,无论是父母对孩子的,还是孩子对父母的,都不再管用、也不再令人满意了。爱的本质在混乱中受到质疑——双方都怀疑对方的爱。不过确实如此,因为过去的爱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情况了。

任何跟孩子一起生活十二到十六年的父母,都“爱”那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这是天经地义,想都不用想的事。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可以证明从爱而来的力量。他们曾经整夜不睡照顾生病的小家伙,在发生意外后惊慌地赶去医院;当小脑袋被文字和数字困扰时,要花数小时耐心地倾听;当天真的小东西在新的学校和周遭环境中遇到困境时,要在一旁默默地忍受。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很多做父母的所经历到的事,都是爱的表现,而且这爱是有回报的。在开始的几年,集中在婴儿身上的喜爱,会令人感受到为人父母的满足感。当孩子渐渐长大,需要你的关心、引导和保护,你被需要的感觉会带来满足感,

让你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一起发现、学习和亲情,都带来分享的喜悦。孩子让原本可能非常寂寞的时刻充满生气;孩子让可能是非常沉重的工作情况变得有意义。虽然原来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自己,但父母的爱总是充满了回报。就某些方面而言,没有一种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喜悦。

但是青春期打乱了这个在孩童期就已经发展出来的,也蛮令人满意的爱的模式。不过,这种改变没有一个清楚完整的定义:既不规律、没有系统,又混乱。做父母的不能了解,为什么过去长久以来所使用的表达爱的方式,不再有用。青少年也不懂,过去长久以来所经验到的爱,为什么不再能满足他们了。

青少年沮丧地呐喊:“如果你爱我,就该让我做我想做的事!”父母也被迫扪心自问:“如果我对他的爱足够,为什么他这么不快乐?为什么我的爱不再带来过去所拥有的效果了?”直到目前为止,年轻人所有对爱的主要经验,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父母的爱曾经是一种满足他们的爱。那并不是随便的放纵——一定有些平常的限制以及常见的“不行”,但是整体而言,主要的还是那种满足基本需要的爱。然而到了青春期,其他的需要加进来了——表现自我的需要,“做自己”的需要,自己做决定的需要,行使意志力的需要。这些需要,是父母无法用以前那种满足孩童期需要的方式——供应他们、安慰他们、参与他们、帮他们计划、了解他们所能解决的。事实上,父母一点也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因此,这些习惯

被父母的爱满足的青少年,以及习惯看到孩子因着自己的爱而不同的父母,都变得不快乐起来。

相较于那些处在基督教传统之外的父母,基督徒父母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可以从这个困境中找到出路。基督教信仰十分幸运拥有一群神学家和学者,一直以来不断思考和反省那些被归类在“爱”的范畴里的一大团错综复杂的经验。他们已将这团混乱厘清,为困境提供了指引。

教会的神学传统将爱区分为四种。这些分类,对陷在爱孩子的混乱中,要寻求方向的父母而言,非常有用。

第一种爱,是单纯的慈爱(affection);这是最自然的一种爱,无论我们有无作为,我们都会有这种爱。它似乎是随着生命自然成长的。这种爱付出的时候不做作、不要求回报、不需要承诺。我们付出这种爱的时候不会问那个人或东西值得与否——我们感受到慈爱,单纯只因为我们感觉到了。有一本希腊文字典如此定义这个字:“慈爱,是特别属于父母对孩子的。”路易斯在“需要爱”(Need-love)和“给予爱”(Give-love)之间作了一个区分,发现二者紧密联系在父母对孩子的爱里面:“这种需要,以及年幼者的‘需要爱’的情况很明显;所以母亲是‘给予爱’的一方。她分娩、哺乳和保护孩子。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不分娩就会死亡,她不哺乳就会痛苦难受。这样说来,她的慈爱也是一种‘需要爱’。这是一种吊诡。这种‘需要爱’的需要是给予;而这种‘给予爱’又是被需要的需要。”*

* C. S. Lewis, *The Four Loves* (London: Geoffrey Bles, 1960), p. 43.

这种令人赞叹的需要和给予共生的现象,在青春期时画上了句点。青少年所需要的爱,已经不再跟过去一样了;父母所给予的同类型的爱,已经不足以应付青少年的需要了。青少年这方还是有要被满足的需要,父母那方也还是有爱要分享,只是双方不再那么相互吻合了。双方都发现对方不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这通常都是由年轻人先提出来。

第二种爱是友谊(friendship),它的基础建立在共同的兴趣和经验的分享。它包含了同伴的情谊与交谈。工作者发现大家在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时会产生友谊;运动员在比赛的竞争和合作之间,有时候也会产生友谊。友谊的本质是同侪关系,它一定是彼此互动,每个人都有付出也都有所得,彼此互相尊重与称许对方。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奴隶和自由人之间、富者和穷人之间是没有友谊的。当然,除非双方发现彼此间有某种更基本的东西,可以抹除社会习俗所贴的标签,那么这些强弱贫富的称呼就是次要的了。这种爱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因为一方有太多要给,而另一方有太多要接受。但它还是会发生的。它会发生在做父母的幻想自己进入孩童的世界,假装身处在玩具兵的世界里,让自己沉浸在奇幻故事的喜悦中——在这种时刻,就可以体验到友谊。而相对配合的时刻是,当孩子幻想自己是成人,而且变成父母日常工作世界里的伙伴时,也会生出友谊。但是这种编故事的时刻总是很短暂,现实很快就闯进来了。一年接一年,这种幻想出来的,轻松友谊的同伴关系逐步消失了。那些假装、幻想和“演戏”的时刻愈来愈少,到最后终于完全停止了。

青少年在真正的同侪当中找到了友谊,而做父母的还想从他们那边夺得另一种“爱”。

第三种爱是情爱(eros)——一种充满了浪漫期待的爱,我们称之为“恋爱”的状态,通常包含有性的部份。这种爱会在被爱者身上寻求完整,是一种期待与另一个人的结合会带来幸福的爱。它是由渴望、情欲和盼望与人结合而成为完整所激发出来的。虽然性行为象征了两性的结合,从这样的结合盼望产生一种全新的、完整的个体,但这种爱所包括的远超过性。古代的希腊人和现代的弗洛伊德都证实,在所有的亲子之间也有这种爱的成分存在。虽然这是典型的相爱的双方——比如丈夫和妻子——感情的表明,不过凡是有亲密关系的人际关系,包含家庭成员间,都可以找到这种爱的痕迹。别理会一些只知皮毛的心理学家的窃笑,这并无任何神经质或不正常的地方。当做父母的感受到为人父母那种独特的完整感时,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会产生一种高度的喜悦感。亲子之间常有的身体接触的例子,难说是对情爱的渴望,但是多少与它有点关系。

不过这种情况到了青春期也一样要结束了。青少年不喜欢被父母拥抱或搂住。他们不想成为父母对自己身份不满足时的“补足品”。他们感受到自己身体里浪漫情感的拉扯——但是父母绝不是他们寻求满足的对象。事实上,所有的文化都小心地用礼教的禁忌来限制这种感觉,以避免父母与儿女或兄弟姊妹之间尝试以性爱来达到完整感。因此,这种通常存在于丈夫与妻子之间,也在亲子间有所延伸的爱,现

在绝不可在这条界线之外扩展。

上述三种培养父母与儿女之间生活的爱,显然没有一种会继续发展下去。上述三种关系的任何一种,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慈爱继续发展,孩子就会持续依赖,父母会继续被使唤;如果友爱延续的话,现实生活就会被幻想生活所取代;要是浪漫的情爱被鼓吹,将会带来乱伦的后果。

不过,这世间还存有另一种爱。艾默森(Emerson)说:“半神离开了,全神就临到。”在这里也有同样的道理;虽然上述三种爱实际上并未真正地离开——它们在幸福的生活里继续发展得十分美好——但是没有第四种爱,它们都不会成熟,这第四种就是新约圣经作者所说的无私之爱(*agape*)。父母和青少年之间若是没有这种爱,要不是变得沉闷和干涸,无法健康地长大成熟,就是生出苦毒和怨恨,各种期待变成一连串的失望。

第四种爱能够看见对方的本性,也能自在地做出合乎对方本性的事。首先,这种爱不是一种感觉、一段经历或一项需要,而是一种决定,目的是对方的满足。这就是神对他的百姓所展现出来的爱。这种爱不谋求私利,也不强索赠与;而是寻求享受对方所有的,也分享自己所有的。这种爱在耶稣所说的每句话和每个行动中完全表现出来:他的爱使人借着他得到从未得到的真自由,让人能用爱回应神,这样的回应完全不是依赖或责任感所能创造出来的。

基督徒父母就生活在强调这第四种爱的传统里。当青春期的出现让过去的爱都失去作用时,这种爱立刻就能拿来用。任何还想维持其他三种爱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当然,还有很

多人似乎继续一直努力,但是他们都不会成功。愈早放掉旧的爱,学习新的爱,愈好。布洛伊(Leon Bloy)曾经写道:“一个不放掉错觉的中产阶级,就好像一只有翅膀的河马。”*父母就是这样。在这些错觉中,排行最前面的,就是认为旧的爱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父母在过去孩子处于婴儿与孩童时期所需要和培养出来的爱,这时已经都无用了;父母必须采纳并操练另一种爱——这种爱,福音书中有详尽的描述,神学家们也有很清楚的解释,很多基督教会的讲台也常常提到。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对这种爱的描述,常常在婚礼中被人诵读。这真是非常恰当,因为每个人的爱都可以被这段经文中的真理所启发、延伸和更新。这段经文甚至应该更进一步,在孩子十三岁生日的时候念给父母听,成为一种爱的告示,融合我们原来不足的和有限的爱,并且把我们的爱放在神对我们的爱的力量之下。这段经文是一个信号,表示我们身为神儿女所得知的所有爱的经验和榜样,都可随时拿来用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上。

在青少年转变为大人的过渡期间,年轻人会感觉到没有人要、不被欣赏和不被爱的时刻。父母也会有类似的体验。对双方而言,慈爱、友爱和情爱都已经影响他们太深了——是到了该学习无私之爱的时候了。这件事一点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沒有学习和体验到无私之爱,情况会更困难。

* Leon Bloy, quoted in M. C. D'Arcy, *The Mind and Heart of Lov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p. 195.

问题讨论

1. 你的孩子曾经说过“我恨你”或类似的话吗？是什么样的情境引爆这种冲突？你认为这些话有特别的含意吗？在这些话的背后，你认为有什么经历和感觉？

2. 你曾经说过或觉得很很想对你的青少年孩子说“我讨厌你——我对你烦透了——我已经受够你了”？请描述一下其中一个引发你这种感受的情况。在这些话的背后，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

3. 你对下面所列的人、事、物的爱，有些什么不同：你的配偶、宠物、嗜好、好朋友、孩子、父母、工作。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为什么这些不同背景的人、事、物，都能够成为“爱”的对象。

4. 讨论一下你的爱发展与增长的方式。如今你对配偶的爱和你年轻时候的“初恋”有什么不同？如今你父母对你的爱和你六岁时他们对你的爱有什么不同？如今你对你青少年孩子的爱，和他/她还是婴儿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5. 阅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段经文中，有哪些话你觉得重要，是可以提醒与促进你对儿女能够有更成熟的爱的？

第8章 “你是个伪君子！”

当青少年发展出抽象概念的能力时,他们开始学习建立基本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拿来应用在特定的情况中。如果是代数(逻辑演算)的原则,他们会拿来用在解决问题上。如果是道德的原则,他们会拿来套用在自己父母身上。做父母的,对孩子拿自己过去所教的回过头来对付自己,心里头相当不是滋味。

来自青少年儿女的强烈指控——“你是个伪君子!”——是父母要忍受的最大的痛苦之一。之所以如此痛苦,是因为这话总有几分真实存在。这也是父母最难为自己辩护的指控。防卫性的回应,通常会被认为是证明指控的另一项证据。

青少年正处在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的阶段,他们开始醒觉到伟大抽象的道德概念——和平、爱、公平、诚实、公义。在做孩子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中得知这些名词——通常应用的人是父母。做父母的,不论自觉与否,都会把自己设定为公义的教师。他们定下标准、画出界线、提出理想,因

此孩子很自然会把父母和这些理想连在一起,用他们说过的话来识别与鉴定他们。

做父母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会受到批评。没错,孩子会不守规定、违背命令;他们会不听话、不理父母,但是他们这种行为通常都不是针对父母个人而来。他们不是在评估父母的话,或是质疑他们的权柄。但是,当青春期开始之后,他们会了。对做孩子的来说,某天早上醒来明白父母既不全能也不全知时,一定感到非常震惊(在几年前,他们已经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了!)。青少年开始认识一个更宽广的道德世界,他们开始拥有能力去构想出道德的原则。对小孩子来说,道德是一堆还未整理好的“可以”和“不行”的规定,青少年却开始把道德纳入模式里。以诚实为例,对小孩来说,诚实是不要在学校考试中作弊;青少年则会明白诚实是一种原则,他们可将它应用在任何情况中。要不了多久,父母就会变成那些情况之一。做父母的这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儿女正用他们所提供的道德眼镜,在详细地检查他们的行为。年轻人会用父母教过他们的原则,对政府、学校、同侪,甚至包括父母在内,做道德的判断。

面对这种情况,做父母者的反应从愤怒地防卫,到傲如18世纪耶稣会修士般充满理性地详尽阐述,到粗暴地冷漠以对,不一而足。其实做父母者还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反应——感谢的心。做父母者要感谢现在家里有了某种侦测器,当它侦测到虚伪作假的情况时,就会发出警铃声。父母需要这种响声。虚伪作假是人自己最难察觉出来的一种罪;人

一旦开始虚伪作假,会立刻看不见自己的所做所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指控,没有让我们惊醒的干扰,我们会经年累月地认为自己的信仰和道德都没问题。青少年扮演道德侦探的动机可能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单纯,但是的确发挥了很棒的功效。

基督徒应该害怕自己假冒为善超过一切,没有比假冒为善更令耶稣动怒的事。耶稣以怜悯的心,每天持续不断接触那些行偷窃、犯安息日、犯淫乱甚至杀人的罪人;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总是遭到他严厉的谴责。马太福音第23章中火爆的经文,是耶稣发泄内心的愤怒,以一连串的“灾祸”来警告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们说得天头是道却一句也不去行,花一大堆时间装扮外表,却不顾那些神所看重的内在实际情形。

做父母的(特别是家有青少年的父母),若每半年左右读一次马太福音第23章,并且一边读一边把文士和法利赛人转换成自己,肯定会受益良多。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改成“你们这假冒为善的父母有祸了!”如此转换一点也不为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点都不是坏人。他们在一世纪的社会里是属于承担责任、有道德、又受尊敬的人。他们提供每个人都需要也依靠的稳固领导;没有他们,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无法流传下来。今日父母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如此严苛呢?因为“多给的就向他多要”。法利赛人被赋予责任,要在神的事上带领百姓。他们的任务是在道德和礼仪的事上做决定和指导。任何有关人

的道德和属灵的事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给人绝佳的指导。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并无意见；但是他们以为说出那样的事就成为那样的人了。他们可能会因为光说不做而遭到咒诅；他们已经职业化了。“烂掉的百合花味道比杂草还臭。”

观看希腊人和耶稣之间对假冒为善者的不同看法十分有趣。在希腊人的世界里，这个词从来不用在贬损人上面。这个词是从 *hypokrinomai* 转变而来的，意思是“回答、陈述、演说”。后来慢慢演变成专门用在剧场里，演员在舞台上演说台词——因为演员是用别人写给他的台词来“回答”。随着语言逐渐发展，统称在舞台上的人为表演的人 (*hypocrites*)——剧场中那些很会陈述剧作家写给他们台词的人。^{*}希腊人对剧场有很高的评价，它是展现高水准诗歌与精致艺术的地方。许多真理都在希腊舞台上陈述出来。一些出自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以及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之手的作品，都强烈表达出人类的需求和光荣，而那些演出者自然也因此受到尊敬。在这些表演中，平凡人得以进入他们最优秀之艺术家们的感知、洞察和诗里去。没有人会期望这些演员，这些表演的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里活出《俄狄浦斯王》 (*Oedipus Rex*) 或是《七将攻忒拜》 (*Seven Against Thebes*) 当中的真理，他们能在戏里成功地表达出来就

* Ulrich Wilcken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 Gerhard Friedrich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1972), Vol. VIII, pp. 559, 560.

够了。

那么,耶稣为什么不尊敬那些在他自己的传统中做同样事情的人呢?他们对人说的是摩西和以赛亚的话呀!他们是照着利未记中的仪式在做呀!他们让群众清楚看见他们对天父的祷告呀!他们穿着醒目、有象征意义的袍子,好让大家不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命运呀!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活在雅典,他们将因如此杰出的表演受到全城人的尊敬。在耶路撒冷,他们却受到耶稣的谴责,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因为,对耶稣而言,在有罪的人和慈爱的神之间,神的话成为一种个人的回应。重要的是人的回应:内心深处因回应神而有信心、盼望、认罪和悔改,这也就是所谓活出神的话。我们的心——圣经中所有伟大的隐喻都是要我们和神开始正确的关系——就是其运行的地方。

宗教信仰不是一个人为了别人而把真理做出来的仪式,而是在信心中每个人都亲自经历到神。整出救赎的大戏已经上演了,不是在希腊的舞台上,而是在人的内心里。任何将希腊的方法带到信心世界来的人,都违背了信心的真义,把它当成谈论的话题而不是身体力行,把它当作外表和形式,而非热诚与委身。

做父母的,长久以来都站在一个说话者的立场,不论所说的自己是否真心相信,也不论自己是否体验到。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跟自己的体验毫不相干。他们警告孩子不要穿越马路,自己却越过马路。他们不准孩子玩火柴,自己却用火柴点火。他们要孩子八点就寝好有足够的睡眠,而自己却

熬到半夜以致第二天脾气暴躁。要求孩子做的事自己却不做——这是不行的。这样的结果是,做父母的习惯了把告诉孩子的一套跟自己所做的另一套分隔开来。他们心里有一定的原则——有关安全、健康、礼貌规矩——但是应用在自己和孩子身上时却是不同的。这种做法,无可避免地必在许多事情上把父母带向危险的“文士、法利赛人、伪君子”的光景。

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去落基山脉的国家公园健行,我和十四岁的女儿正穿越一片高山的草地时,我停下来欣赏一丛从来没见过的野花。花朵四周的草地非常浓密,我担心自己等一下回头时记不得它的位置,于是停步顺手摘了一朵放在口袋里。这不但破坏了清楚的不许摘野花的规定,同时也违背我自己多年来不断教导孩子的 Sierra Club 的格言——“除了照片,不带走一物;除了足迹,不留下一物。”当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前进时,女儿突然说:“爸爸,你跟尼克松一样坏!”(当时正是水门案发那年夏天。)我的反应是为自己辩解:“你要了解规定的原本用意;我这是为了让别人也能欣赏到这些花朵。但是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花又这么多,我在这样默默无闻的地方非常小心地摘一朵。设立公园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亲近这伟大的创造,学习和研究神的手工。我摘这朵小花是完全合乎这里的精神的。”她没有回话,我们沉默地往前走。我不知道她的沉默是因为不希望她父亲像“尼克松一样坏”,所以接受那么烂的逻辑作为辩解以免希望幻灭,还是纯粹对父亲的伪善感到羞愧。无论如

何,我们愈往前走,那指控就愈发令人难受。渐渐地,令人惊叹的山岭和绿地之美我都无法享受了——我唯一感受到的就是“你跟尼克松一样坏!”的指控,以及自己牵强的辩解。最后,我再也受不了,终于对她说:“嗯,我想你是对的——我是说我和尼克松先生。我不但违法,也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我很感激你指出我的错误。那些平常一直教导别人该怎么做的人,有时候以为他们不用遵守自己的原则。我应该要遵守的。”

回顾这整件事,让我明白青少年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我那两个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儿子绝不会这样指控我——他们认为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因为那是我做的。我妻子也不会这样指控我——她通常都是夫唱妇随,和我有相同的兴趣和盲点。但是由于青少年特有的眼光,我女儿察觉到个人表现和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并且勇敢地说出她所看到的。

开明的父母愿意在许多方面受到青少年的检验,他们一定会注意到假冒为善并发出挑战。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相信这是青少年为我们做的最有用、也最及时的事。

虽然有的时候青少年会用道德的口气说话,我不认为这就表示他们突然间得到道德的权柄。他们的洞察力不会突然间把他们推到一个高超的位置。在他们没有意料到的地方——他们父母身上——发现愚蠢、不让步和邪恶,只是他们道德教育的开始。有一天他们也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当他们发现的时候,表示他们不再是个孩子了。就如侃普顿

(Murray Kempton)所言,成熟度的测验在于饶恕比你年长的人。* 青少年用有贬损含义的假冒为善一词,既笼统又经常不够精准。有时候他们只是用这词代表罪人——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会忘记、会生气、会犯错的基督徒而已。即使如此,一些对假冒为善本质的基本教导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假冒为善并不是指一个自称为基督徒却同时又犯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最棒的圣徒也是如此。假冒为善是指那些花时间把宗教生活仪式化,却从不打算真正活出来的人。他们是那种不考虑在亲密的关系和个人的行为中活出信心生活的人。假冒为善者不见得比别人犯更多罪,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多假装。他们也不是常常失败;虽然他们有时候失败,但假装的时候更多。只因为我们的儿女发现我们不完美,并不能提供给他们初步认定的假冒为善的证据。他们需要知道这点。每个青少年都会有一点要挟人的意味,而父母亲总是吃亏的一方。

* Murray Kempton, quoted by Garry Wills, *Nixon Agonist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70), p. 601.

问题讨论

1. 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被你的孩子审判？他们有没有批评你，论断你，拿你和别人的父母比较？

2. 哪些孩子对你所做的指控结果帮助你——由于非常接近事实，使你看见某些如果没有他们的指责你可能会看不见的东西？

3. 孩子对你的指控中，有哪些你认为是不实的？是他们用了错误的标准，还是因为不了解你生活的复杂性？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如何反应？

4.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有变成伪君子的危险？哪些领域会让你只是假装，而不是真的费劲要在道德上努力去做门徒？

5. 阅读马太福音 23 章，耶稣对当时那些假冒为善者列出七项警告。当中哪一项最接近你的生活？

第9章 “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目标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要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是青少年常见的毛病，它阻挡了每件事。未来是迷惘、不确定又有不祥的预感。有好些选择需要做决定，有好些决定一旦下了未来就得那么生活，然而自己还没准备好。基督徒的盼望为解决这些事情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对青少年而言，“未来”是崭新的体验。婴儿和小孩子都活在当下，他们几乎没有过去的概念，只顾现在。事实上，这正是童年的吸引力之一——能够在当下完全没有自我。但是到了青春期，想象未来、事先计划、预期结果的能力苏醒了。问一个六岁的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回答“消防队员”时，他父母听了会哈哈笑。他们会鼓励孩子在玩游戏时扮演这个角色，也许还会带他去消防队，把他放在车上或是给他买一顶消防队员的帽子。但是当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说“消防队员”的时候，回应则变成严肃的质问：“你将要接受什么训练？你有没有研究过退休金制度？你的工作发展机会如何？”“未

来”不再只是梦想和希望,而是一连串必须好好计划的机会。

未来从各个角落一下子闯进青少年的生活中:有一堆近在眼前有关工作、事业、学业和婚姻的抉择。在这个“未来”突然冲进来的同时,相对地带来无助、所知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做选择,以及全然不确定的感觉。这种情况,因着快速改变的世界让许多事情没时间好好计划,而更加恶化。青少年知道有些专家相当严肃地预测下一代的灾难:如果世界末日即将到来,那么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作出负责的计划,有什么意义?

教会有个装备人面对未来的教导——盼望的教导。要是没有盼望,一个人在面对未来时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但愿和焦虑。但愿往往是寄望未来能让心中的愿望奇迹般地实现;它把精力消耗在做梦和幻想里。焦虑则把未来视为一个能力不足的显示——现在的软弱被放大到灾难的程度;它把精力消耗在深度反省的烦恼中,或是分散心思的忙碌里。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普遍的情况不是幻想就是焦虑。年轻人中间最流行的文学是充满奇幻想象的科幻小说,它能一把抓起但愿(或恐惧),将它们远远投射到不用处理麻烦过程的遥远未来中。至于焦虑,造成自杀、毒品和情绪崩溃——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觉得未来太困难、无法面对而产生的反应——在青少年当中特别多。

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中,基督教的教会教导盼望。盼望是一种对未来的回应,这盼望是以神的应许为根基,将未来视为神应许成就的时刻。既不推断将来的需求,也不为将

来焦虑,而是相信神的应许会给我们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未来。但是,盼望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教义:它是一个从现在就开始的恩典,一个眼前所采取的面对未来的态度。如果盼望的价值只在它所带来的安慰,就如人常听见的:“因为神掌管将来,所以每件事都会顺利的,因此放轻松,别担心。”这完全是误解了盼望。盼望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盼望使我们警觉到未来各种的可能性,也使未来充满神的应许,更开创一个有行动力的未来,进而使现在充满了活力。就如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言:“一个有着应许的未来如同一根刺棒,毫不留情地刺入尚未按照应许成就的现在里。”*

除了青少年之外,唯一更需要有基督教盼望根基的人,就是青少年的父母。大家都知道,中年人被倦怠、忧郁所困扰;而且整个文化都在操纵和利用他们正在逐渐失去的盼望。当父母开始和他们的青少年一同发展对盼望的了解与经历盼望,他们是在奠定彼此都需要的基础,并且能用这基础来建构未来。

当父母和他们的青少年孩子一起谈论未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发展盼望的生活实验室。这些谈话当中一定有些是跟工作有关的——有待选择的工作或事业。这是一个所有青少年都在期望,也知道他们终有一天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对此既期待又害怕:未来的工作是期望和担心的焦点。有时候,他们会用感伤的语调说:“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碰到这种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对未来的工作有盼望的建议和想法,

*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London: SCM Press, 1967), p. 21.

这会比让他们受尽幻想或是忧虑的折磨要好多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已经建立一种态度,不把工作视为一个既定的诅咒,而是一个能体验又能表现盼望的方式。那些有此洞见的父母,不但能够示范,而且还能谈论它们。有这种父母的青少年是有福的!

父母可以做的事是,非常诚实地说出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他们的目标、成就、挫折和失败。如果父母愿意谈论他们的工作,分享他们工作中的意义或缺乏意义,他们提供了谈话的素材,青少年就可以从中开始思考如何抉择工作。父母不必是专家,也不需要对他们所做的事十分热心;重要的是,要愿意说出工作的意义、目的和人生的目标。要让年轻人了解的是,工作是有目标、目的和意义的。席利(John Seeley)说:“年轻人需要目的。”*父母要积极地谈到一件事——工作的取决不在于经济或天赋的考量,而在于个人要如何过一生。

另一件父母可以做的事是,谈谈基督徒工作的意义。当耶稣说“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他不是给基督徒一份工作说明书,而是论到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工作时应有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是把每天的工作当作一种对“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命令的回应,那么,我们若非对工作的意义和

* John R. Seele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cience Press, 1967), p. 396.

价值感到不满意,就是不在乎也不重视对基督的顺服。有许多人从来不把他们每天的工作和主的命令连在一起,他们周间的工作是在“谋求生计”,然后用周末和晚上的空当做些“基督徒的事”来补偿他们缺乏意义的工作。但是事情可以不是这样。几乎每一种工作都可以当作做门徒的管道。在每个时代,基督徒都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从事各行各业,“为主的缘故”做得很好。这就是门徒——真是多得难以数计。就职业上而非地理上而言,整个地球一直都是基督工人的工场。如果所有宣教的工作都只留给“宗教人士”,留给牧师和宣教士,那真不知道有多大的地方被忽略掉了。牧师和神父有着吃重的角色,但是跟其他行业中的人在个人生活上活出做门徒的呼召相比,他们一点也没特别重要。这样的观念,要是父母或一些有影响力的大人不告诉年轻人,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的社会倾向称羨某些工作,圣经却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个有好工作的人评价很高,支付他很高的薪水,很尊敬他。然而耶稣是个木匠,保罗是个织帐篷工人。他们两人的工作,不论是在需求、名声或对人类的用途上,都不特别。但是这两种工作(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都成为用一生来活出见证的背景。他们把工作当作顺服主的大使命的背景。如果年轻人不明白这背景以及把工作和大使命联系在一起,他们只是在现今普遍的乱象以及对工作不满意的环境中,增加更多的案例而已。

服事是工作的真正形态,基督徒在这当中与人分享耶稣的新生命。做门徒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耶稣说过

许多次,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在他受难的前一个晚上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约 13:15,16)他刚替门徒洗过脚——一项卑微的工作,也绝不是一项“教会的”工作——却是一项他能够亲自服事他们的工作。

对一个正在累积印象与规划有关其人生工作的感受的年轻人而言,能够看到“仆人的榜样”非常重要。其他的范例——剥削人的工作,不诚实的工作,贪婪的工作,还有要靠欺负或打压人来让自己成功的工作——到处都是。做父母的可能要费点心思去找一些真正用自己的职业来服事的人,提供孩子榜样,这是做得到的。这么做会让年轻人在这些人身上看到每天实实在在活出盼望——他们的生活是朝向一个应验拥抱自己与他人生命的人生。

在这培养(引用莫特曼所言)“职业上的眼光”^{*}的过程中,做父母的要避免犯三种错误。其一是强迫接受一种职业。那些受限于教育程度不够而陷在自己不喜欢做之工作中的父母,有时候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期望他们有好成绩能在将来继续上大学。这么做,是对年轻人事实上想要的与感受到的,既不关心也不留意。这些父母不是真正关心孩子(尽管他们听到这话会大声抗议),他们一直记着自己的挫败,并且企图借着儿女来实现他们未完成的抱负。一项对年轻人所做的调查显示,有 65.7% 的受访者抱怨说:“我父母不让我从事我喜

* Moltmann, *op. cit.*, p. 198.

欢的行业。”

另外一种错误则与第一种相反,做父母的会说:“我不介意孩子从事哪种工作,只要他高兴就好,他自己可以全权作主。”说这种话的父母是在置身事外,完全不给孩子任何引导。这会留下一个很快就会被其他人占据的空间,因为有许多人都对那位年轻人未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感兴趣。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里有各种招聘人员在招募他们想要的人。年轻人要面对增加的压力,到处张贴的广告,同侪的游说。青少年活在一个职业压力的混乱中,想要摸索出一个决定。如果做父母的这时不参与决定的过程,他们就是在把这个空间拱手让人。

第三种错误是不停地对年轻人问东问西:“你几时才要决定你的工作?”“你几时才要去申请学校?”“你什么时候才不用去上学,开始做点有用的事?”这些问题只会制造焦虑和引发防卫,什么忙也帮不上。

要搭建出一个好的职业决定之绝佳鹰架,需要把两个意见焊接在一起,一是来自世界的询问,一是出自教会的要求。外面的世界问:“你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人?”教会则说:“去……作我的门徒……”询问和使命必须牢牢地结合,因此所有已经做好的计划和定下的决定,能够同时回应询问和使命。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期望所说的“去找一个工作”,需要和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去……作我的门徒”连结在一起。当年轻人在心里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能够决定要用自己的一生做些什么有用的事,在基督徒的盼望中找到他们的方向和动力。

问题讨论

1. 你对未来有什么感受？你对未来有很多幻想吗？是哪些幻想？你对未来感到焦虑吗？说说你的焦虑。

2. 你家的青少年孩子对未来有什么感觉？他们觉得很困扰吗？他们会逃避吗？还是他们会很务实地想一想？他们觉得很慌吗？

3. 青少年的未来是一个使命，且是一个还不确定也未成定局的使命。你对此有什么想法？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你希望他们受什么样的教育？

4. 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怎么样？你喜欢吗？你有些什么工作上的挫折？从你的经验中，你能给孩子什么帮助？

5. 盼望这个词的贡献是能够帮助人更成熟地面对未来。这个词对你有意义吗？你对它的了解是什么？你心中的盼望如何使你能够应付未来？

第 10 章 “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

汽车对年轻人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对做父母的而言,汽车则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意味着危险和不负责任。年轻人迫切期待自己开车的那天来临;父母则是小心翼翼地提防和禁止。在双方的对峙中,有自由、信任和责任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关系着基督徒的成长。

车子还有其他的象征性作用:展示价值观。过去十多年父母一直在教他们孩子价值系统,家里的车子就是用来教学的一个直接教具。

对年轻人而言,汽车代表大人的世界。获得一辆车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是一种任务。青少年想要用车的念头会愈来愈强,也愈来愈不想受到约束。成人期隐约出现,像是逐步可及的目的地——当青少年坐进车里的那一刻,就确定了他大人的身份。

当一个年轻人问:“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做父母的就该准备好谈谈不只是开家里车子的问题了,这会激发相当

深层感受(拒绝会引发愤怒)的问题,显示它是个“象征性的问题”——一个显然相当简单的要求,却代表成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做父母的已经想过汽车对青少年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对他们做父母的人是什么意义的话,就能够有比较好的回应。

青少年和汽车加在一起,让做父母的很担心。过去他们守护和保护孩子的责任,现在和培养孩子独立与自由的责任缠在一起。这两股做父母的责任在要用车的问题加进来之后,变得更加复杂而混乱;父母眼中看到的是危险,青少年想的则是独立。

由于这是一个相当新、过去历史上没有的状况,因此父母无法从古人的智慧中得到帮助。那些圣经中伟大的父母——亚伯拉罕和撒拉,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约瑟和马利亚——听都没听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比我们早几代的父母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意思是,做父母的在几乎没有过去经验的指引下,必须自己去倾听、了解和引导。

在美国,能够开车在青少年的世界里是一件大事。在一些早期文化中,性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体验:通常一名青春期的男孩是借由一位年长的女性带他入门,经由性经验使他进入成人期;一名青春期的女孩在初来月经之后,会被隔开隐居一段时间,她要“正式预备自己的特别身份——成为一名生育者”。*

* Mircea Eliade, *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p. 42.

在别的文化中,工作是主要象征:我们知道在有些部落中,男孩子跟男人出去狩猎并且猎杀他的第一只大型动物时,就表示长大了。女孩子则在开始参与复杂的纺纱织布时,被接纳为成人社会的一员。在某些社会,政治是主要象征:达到投票年龄,投下你的第一张公民选票时,就表示你长大成人了。曾经有一段时期,加入教会被视为是进入成人期的公认仪式。

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拿到自己的驾驶执照是主要的象征。性是在幻想中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政治很遥远,教会只对少数人有意义。而汽车永远是真实的,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它代表大人才拥有的权力和自由。当青少年坐在汽车驾驶盘前,他们就被视为是成人世界中正式的一员了。

这是件公开的、被众人认可、接受法律约束的事。青少年几乎是全员参与,立刻就认同。这件事聚集了周边相当大的象征性的能量。驾驶训练课程取代了萨摩亚人(Samoan)青春期的仪式以及教会的崇拜,成为进入成人权力、地位和自由的入门仪式了。驾驶执照变成迈向成熟的证书。这件事非同小可,可能是青少年生命中最重要文化社会的事件。对青少年而言,能够开车的意思是成为大人了。

除非父母能够了解和欣赏它的含义,否则就无法好好处理“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这样的问题。所以,做父母的尽量努力以同理心来了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开车对父母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就像一直以来都在做大人一样。但是青少年却正站在边上跃跃欲试。

令父母亲为难的是,在州政府要发给青少年驾驶执照,同

时“驾驶训练”的学校也给他们高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把他们当成负责任的大人看待)的时候,父母可以举出一大堆每天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他们家的孩子离成熟还早得很:青少年的情绪很容易失控;他们对责任的感觉飘忽不定;他们经常摇摆于冷淡和兴奋之间。政府和学校可能认为让他们上高速公路没问题,父母却心存疑虑。父母还会认为,如果州警察经常被当作甩门的对象,得忍受甩门的声音,看到几乎已经成为家中地标一样凌乱的房间的话,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心存疑虑。

对青少年而言,车子的意义是他们就要长大了;对父母而言是——还早得很呢!青少年开车的景象让父母充满各样的担心。新闻片段在他们心里立刻投射出车祸的画面,导致性关系的私会,容易跟败坏的人及娱乐挂钩。父母知道无论年轻人的开车技术有多好,他们都还不能稳定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和幻想。父母也知道车子是一种可以准确扩大一个人的感觉、意图和情绪的东西。内心深处的反应会好像烟火,透过车子爆发出来。轻微的怒气加上一辆车子,会导致过失杀人。性的欲望加上一辆车子,会变成草率的性行为。

如果父母不想随便答应孩子用车的要求,又不想严格拒绝他们的话,就一定要想法子在家里讨论这些问题。父母需要去发掘与接纳车子对青少年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想要欣赏和赞美青少年能够开车所代表的成就。不过他们一定要诚实,要说出他们的感觉与恐惧,以及他们对青少年情绪和冲动

的理解。

基督徒有一种持续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从孩童期迈向成人的意义。我们所谓的青春期,也就是在生理和心理上从孩童转变为大人,一生只有一次。当做父母的有孩子在经历这段时期时,他们对自己经验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们自己青春期的种种尖锐细节,已经被后来十五或二十年的光阴给磨蚀掉了。他们很难再重新想象青春期是个什么景况。但是他们基督徒身量的成长并未停在过去,身为基督徒,他们会不断经历这种类似的成长。在基督里他们仍是孩子,也被要求朝成熟的门徒身份迈进:要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如果父母对自己基督徒的生命很认真,他们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到成长的痛苦。“成长的痛苦”意味着明白何谓将幼稚交托的经历转变为责任,从享受神的爱转变为有责任感且甘心地去爱人,从在个人的事上信靠神,扩大到在工作、家庭、社会各方面都信靠神。成熟是一种成就,来自于扩展爱和亲密的经验,以及扩展超越个人的真理。基督徒从不中断单纯相信和依靠主的基本关系,但是他们也不会只是单单相信和安息“在耶稣的膀臂里”。有一个恳切的呼召要他们“到全地去传福音”,要他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由于他们要一直如此行(如此才能算是成长的基督徒),做父母的才会有崭新的、当代的经历来帮助自己了解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从孩童期的依赖迈向成人期的担负责任。

青少年体会感觉情绪,如同基督徒体会信心。青少年从

家庭的安全感和亲密感,过渡到工作的挑战以及爱家庭以外的人,这种“生活情况”的阶段和基督徒从相信到跟随的成长极为相似。家有青少年子女的基督徒父母,一定要十二万分仔细地阅读以弗所书4章13到15节:“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当青少年和父母双方都愿意听听车子的事对他们的重要性时,车子的问题可以为青少年和父母展开丰富的对谈关系。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可以使双方在透过讨论车子而敏感到对方的感受和期望。举例而言,当我开车加速的时候,显示出我里面什么讯息?当我能够开车,我的生活会有什么调整、变动、改善或不便?拥有车子快速的机动性,就让我更能自觉是个基督徒吗?借由这辆机器,我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我的情绪、意志和目标?这辆车子显示出多少它只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又显示出多少它是一种象征(款式、颜色、厂牌等等)?

很明显,汽车至少部分展示出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不只是对这个社会,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一样。一些切身的问题可以打开这个话题。举例来说,我是否教导孩子慷慨和灵性的价值观有多重要,警戒他们不要自私自利和重视物质,但是却花比给教会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更多的钱来买车?

父母可以教年轻人,一辆车能够很真实地看出一个人的

个性。车子也可以用来测验一个人的属灵状况。如果父母能够习惯把车子视为一种感觉与决定的引伸,车子提供让人评估自己是否为负责任之基督徒的讯息,并且他们能够诚实地在谈话中论及这些讯息,相信他们的孩子也会这样做。

以下是一个我发现拿来问自己很有效的问题:“当我透过车子的马力和速度前进时,我的感觉、情感和意图是要借这机器显示什么?”车子很有效地让我看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比方说,有时候,在我得“顾念人”的专业工作中,我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直到我抓到自己在塞车时生气得猛按喇叭。我从来不会在公共场所对陌生人大吼大叫(这很不礼貌,而我是个基督徒,要和人分享基督的爱),但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也在开车时对着我生气的陌生人大按喇叭。有一位作家写得很好:“看看都市交通的情况和周末壅塞的马路,又宽又大的挡泥板——很容易就会被碰撞和摩擦——这种设计完全没道理:根本就是过时的设计和炫耀。同样的,美国汽车的大体积和多余的马力,除了让人享受巨大的感觉外,并不是为一般的使用者设计的。”*因此,这辆车子已经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谁了。不论我自己是否意识到,我的内在生命已经借由车子让人一览无遗。常常,当我听到自己的感觉透过车子发出噪音时,就知道我得面对悔改了。

* Max Lerner,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pp. 867, 868.

面对“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给父母一个公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拒绝。但是可以用一种了解的方式来面对冲突，并且发展出成熟的态度——父母跟青少年一样，都要发展这种成熟的态度，因为车子的问题会引发父母跟青少年一样不成熟的反应，严格的禁止或是随便勉强同意，都只会强化年轻人的不成熟。在那种情况里，答应或拒绝都同样糟糕。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不理，但更重要的是，透过青少年的在意，为汽车所显示的独特地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借着车子所呈现的来评估整个价值观。

当父母忧心忡忡地处理青春期不稳定的活力和矛盾时，汽车的问题可以澄清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与年轻人以及父母的成熟有关的事情。州警察可以处理驾驶技术的问题，家庭则可以处理情绪的成熟、个人的责任以及价值观的问题。当父母和青少年都能认真思考本文所说的汽车的问题，双方就会发现这问题提供彼此一个共同的范围来分享成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的冒险。

问题讨论

1. 你什么时候得到你的第一辆车子？你是如何得到的——是谁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赚钱买的？

2. 你家青少年和车子的关系如何？他想要什么？他要求什么？他得到什么？你们之间主要的冲突是什么？

3. 你家的青少年开车时，你最怕什么？你怎么告诉他你的恐惧？

4. 你在孩子的身上看到什么负责任的表现？什么是最明显的不成熟的表现？

5. 车子除了是一种交通工具之外，它对你还有什么意义？从你的消费习惯和所选的汽车款式，别人会认为你有什么样的个人价值观？你希望你的孩子拥有这些价值观吗？

6. 讨论一下 Max Lerner 以下的论述。他是当代对人类行为最有思想的观察家之一：“美国人花在开车上的时间几乎和花在家里的时间一样多。对一个美国精英分子而言，汽车不再只是一种奢侈品；车子已经成为美国大众必备的生活标准。他们心理上对汽车的需求，更胜于对合宜的居住环境、教育或是健康的需求，并且塑造出一种关键性的测试，用车子来检验你的生活标准是否有资格成为社区中的一员。”*

* Max Lerner,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p. 96.

7. 描述几个在你生命中加速你“成长”的转折点——几件可以代表你自己成熟的事情。

8. 你自己生命和信心的成长,从哪些方面帮助你了解你家的青少年从孩童到大人的成长?

第11章 “你是不会帮我的！”

在现代科技来临之前，煤矿工人为了安全，都会随身带着金丝雀鸟笼进入矿井和坑道。如果矿坑中有瓦斯外漏，或是氧气不足时，金丝雀就会当场死亡，成为危险的讯号。由于金丝雀的生理结构太脆弱，在人的肺部还未发现问题前，它就会先死于致命的空气，为矿工争取到逃生的时间。矿工只要一看到金丝雀倒毙，立刻就逃命。

长久以来，我都把青少年当成我们的金丝雀。他们刚刚冒出头，灵性还很脆弱，对环境中致命的情况很敏感，那些情况大人们在长久的适应下已经浑然不觉了。当我们看到他们学业退步、情绪崩溃，以及其他证明我们都在呼吸的空气有问题时，我们最好赶紧注意，并且寻求保护。

任何人都想得到，我们今日呼吸到的致命空气中，药物滥用是主要来源，我们的青少年正以骇人听闻的数量迈向

死亡。*

青春期是一段扩展灵性的时光；父母亲千万不要低估它的确定性或强度。但是青少年的灵性没有智慧，它尚未完全成形，也还不够成熟。我们都同意，青少年的灵性需要在生活中凸显，因而成为见证的必要性，这也成为父母生活的重心。但是我们却不会指望他们成为我们属灵事务的导师。将这两个部分加以区分很重要。我们非常注意他们在生活上的表现，但是无论他们对事情怎么说，我们都要保持客观和分辨的能力。好像金丝雀对矿工一样，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信号，而不是一个我们模仿的对象。

坚持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谈到毒品这个主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容易令人情绪激动，文化上又如此失控。在我们周遭到处可见被毒品搞得惨兮兮的例子。我们不可能要一个对儿女怀抱希望、祷告和爱的父母对毒品这个问题保持冷静、客观——特别是有些许可能或是证实我们的孩子在吸毒的话。

同样的，我要保持我的立场：心灵是这个问题的重心。同时我要再确定我的信念：青少年的每个经历都是一个促使父母能更加“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机会和刺激。

但是，首先我要谈的是上瘾。如果你发现你的青少年早

* “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消耗掉世界 50% 的毒品。这事错不在哥伦比亚的毒贩联盟，也不在鸦片种植。这错在我们自己内部有问题。不论原因是什么，那个曾经塑造这个国家的异象已经摇摇欲坠，有越来越多的人宁可吸毒染上毒瘾。” Ernest T. Campbell, “Can Day Be Dying in the West?” *Perspective*, November 1993, 8.

已经不只是尝试,而是已经有喝酒和毒品的问题时,先不要讨论了;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毒瘾首先需要的是治疗,其次再谈了解。上瘾是一个严肃、因罪而复杂到威胁生命的疾病,需要专家的协助。父母是最不够资格提供帮助的人。很多的社区都有毒品治疗中心,应该要主动去寻求帮助。上瘾和心脏病一样严重,需要及时的帮助。每个社区都有匿名戒酒会与匿名戒毒会的定期聚会。* 在你的社区中有很多父母正在处理他们子女上瘾的问题;如果你也正面临这个问题可以透过AA、NA、AL-Anon 和 Nar-Anon 等组织寻求他们的建议和友谊。

接下来我要回到我的基本立场,我认为青春期,几乎可以定义为一个灵性期。青少年都是有灵性的,心灵的成长在青春期非常强烈。

父母有时候会忽略这点,而常常注意青少年身体的急速成长,荷尔蒙的激增,快速凸显的性征和外表。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青少年的身体也正对自己里面各种新的能力和感觉感到意外,青少年的心灵也起了快速和前所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ents for Drug-Free Youth 开通了一条免费热线(800)554-KIDS,可提供给你一些治疗方案。

欲知关于匿名戒酒会与匿名戒毒会的信息,可联络 Alcoholics Anonymous, PO BOX 459, Grand Central Station, New York, NY 10163; and Alateen, PO BOX 182, Madison Square Garden, New York, NY 10159—0182, (212) 254—7230.

Will Rogers Institute 会分发一些关于精神刺激性药物的影响、组成、作用、治疗和效果的免费小册子。你可以联系: Will Rogers Institute, 785 Mamaroneck Avenue, White Plains, NY 10605, (914)761—5550.

未有的变化。身体的异状其实比心灵的变化来得容易适应。青少年对这些才有的心灵特性不熟悉,对自己快速成长和不听使唤的身体也很陌生。但是由于看不见他们的心灵,身体却明显看得见又常常令人讨厌,使得青少年心灵的发展不露痕迹,也无人注意。

心灵就是在很多事情中对唯一和特殊的意识:“我不只是我的父母所了解的我,我的老师所在乎的我,我的朋友所重视的我;我跟别人都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我所代表的意义超越文字的涵义;我的意义超越了我家的范围、学校的规范以及邻居的闲言。”

有了这个意识,接着就会发展出超越的感觉:“这一生中除了我所吃的、穿的和想要的工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东西——意义、目标和价值。”有时候这只是些模糊不清的渴望,很难界定的饥渴。有时候又很清楚地集中在祷告和神的身上。

但是这个心灵的意识几乎得不到社会的肯定。青少年经常被测验,成人世界让他们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智能、技能、智商和大学入学的测验。他们被互相比较,分出等级。他们被告知自己擅长的项目、合适的结婚对象以及如何适应这个现存的世界。但是在所有这些昂贵的测验中,没有测量他们心灵的测验,他们的心灵被忽视了。

同侪也不会对青少年好到哪里去。能否被同侪接纳要看他适应的程度:“我是否穿对衣服,说时下流行的话,懂流行的音乐?要是我犹疑或是慢了一拍,我就要出局了——被排

除了。要是我不同流,就要被判出局。”这个比青春期的自我对抗还要残忍或霸道。

造成的结果是——在一个否定或是忽视心灵的文化中,更加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和内心——使得青少年经不起毒品的诱惑。毒品能使他们心灵上巨大的自卑感得到立即、有效的治疗。

至少在刚开始吸毒的阶段,是去感受心灵——感受到进入事物的最里面,超越平常生活里细琐、平淡的烦恼,到达又大又美又平静的地方。感觉到深入一个排除了那些严肃、传统的人的世界。毒品强化内心的感觉,打开所有通往超越的门窗。*

所以父母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青少年吸毒几乎都有一个心灵上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件坏事,破坏规定,或只是反抗父母或社会标准的事情,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

找到了青少年不能抗拒毒品的原因是基于心灵的需要,我就希望能在父母和青少年之间建立一些交集。这个交集的出现,绝对比父母亲自己发现过去他们心中的宝贝儿女已经在吸毒的事实要好得多。这个一直循规蹈矩的孩子——守规矩、遵守交通速限、完成功课、帮忙做家务——再也不是一个

* Aldous Huxley's books,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and *Heaven and Hell* (Harper Colophon Books), describe his own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pirituality" of drugs.

正直的公民,而是一个罪犯了!一下子被搅乱的期望和突如其来心痛的感受会引爆父母强烈的反应。除了这个可以让父母和青少年双方都能倾听、讨论、争辩和妥协的交集外,剩下的只是一个深渊——一个绝望的困境。

对有责任感的父母而言,毒品主要接触的就是犯罪阶层。因为贩售毒品是一种罪犯行为,很自然就认定吸毒也是犯罪。也许技术上可以这么说,但是青少年通常都不这么认为。

在一个精神贫乏的文化下,心灵的饥渴自然使人对毒品无法抗拒。这种精神贫乏不只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也扩及成人和青少年。吸毒遍及在知识分子或未受过教育的人,有钱人或穷人,市郊的住宅区或市区的贫民窟,德高望重或是声名狼藉的人当中——在成人和青少年中也一样普遍。

进入青春期,孩子开始能够了解罪性。罪不再只是一些被神禁止,否则就要受地狱火的刑罚的事情。他们慢慢地(或是突然地)明白罪是来自于一个要独立、与神同等的想法,为了“要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创3:5)的念头。不只许诺肉体上的满足(“可作食物……悦人的眼目”),也包括心灵的深处(“……使人有智慧”创3:6)。直到他们成为青少年,伴随着心灵上快速的成长以及强烈的超越渴望,在此之前,孩子还不会接受这些引诱。只要他们是孩子,大部分还是依靠别人的供应,在他们身上是绝对不会有“靠自己”的情况发生的。但是到了即将成年的青春期,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丢掉孩童期的限制赶快长大,但是撒旦允诺他们一个能像神一样的捷径。他们不再认为那些限制是“为了他们好”,反而认为是

讨厌的约束,不准他们进入一个他们有权进入的心灵世界。

有一个地方,青少年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罪是属于非常心灵的东西。当然有道德上的范畴,行为的问题使得他们处于困境或是难以忍受,但其实罪多半是精神性的,是对意义、目标和价值的探索。罪的道德范畴在孩童期特别显著,罪的心灵层次要在青春期才显露出来。渴望“像神一样”的这个最初的罪,完全是属于心灵的。即使不是全部,从此几乎所有的罪都主要是心灵上的需要——想要让自己改变或比现在更好,想要让我们有超越平凡单调的经历,即使是短暂的。

青少年好像在一夕之间就领悟到罪性,罪承诺他们脱离稚嫩无知,处处受限的依赖,孩童期受大人监视下的无知。很快就会听到青少年对他们的父母说:“你是不会告诉我怎么办的!”没错,我们是不会这么做,至少不会一直如此。过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脱离我们,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有一个做法就是开始讨论罪性,因为当青少年对这些心灵的感觉很灵敏的时候,他们还不太能分辨真的和假的灵,察觉出是引到死亡魔鬼的允诺,还是引到永生神的命令。青少年的心灵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天真——容易受骗。

所有的罪都有其心灵的因素,却没有一样——至少在青少年的眼中——像毒品那样对心灵有那么强大的诱惑力。

一定要有这种坚定的判断和了解这的确是心灵的问题,才能坚称毒品的背后是欺骗的灵。刚开始的时候,它让人错以为接触的是有关灵魂、意义、爱情、命运、美丽和宇宙的东西。

西,但是迟早,最后一定是令人痛苦的结局。其实毒品本身跟心灵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所有的感觉纯粹是幻觉。毒品并不能滋润灵魂,有更多的感觉,让我们无拘无束地去追求爱情、美丽和神,它只是用化学的方法毁掉我们里面的生命,欺骗我们,把我们丢弃到一个身心都上瘾的荒地上。

毒品并不是市场上唯一用灵魂的满足来欺骗那些渴求正义的人,接着倒过头来又把人关在一个上瘾的地牢里的东西。工作、地位、性、食物和权力也都会使人上瘾。^{*} 但是毒品特别引人注目。毒品的实用性、普遍性和诱惑力让父母和青少年双方在谈话间随时都能进入心灵的话题。我们需要谈这些事情,因为父母和孩子都生活在灵性恶化的环境里,有很多伪装的灵不断地向我们进攻。

碰到所有像这种伪装的灵,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不”。我们需要会说不,还要变成很会拒绝的专家。

但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拒绝,对青少年多少有点儿陌生。在青春期之前,“不”都是针对一些主要的限制。这些限制禁止某些危及自己或社会的行为。它们是生活的游戏规则,让我们可以和谐地在事情、动物和人类之间生存。其范围广泛到小至用餐的礼貌(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大至关系人的死活(不可杀人)。由于孩子对这个世界没什么经验,大部分的否定都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只要遵守规定,并

* Gerald May 在 *Addiction and Grace*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0) 一书中提出了许多对“虚假的灵”上瘾的例子。

不需要知道被限制的原因。问“为什么”是危险的,因为会淡化或者延迟顺服——如果孩子一定要在顺服(“不要太靠近悬崖!”“不要吃那些浆果!”“不要到马路上去!”)这些话之前知道原因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在孩子生命的头几年,他们被训练成盲从,没有思考的顺服,绝对的听话。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这些限制必须被拿掉,就是外来的否定必须要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拒绝。青春期正是这种转化过程的最佳时机。

现在,我们要在道德和发自内心的拒绝之间作一个基本的分野。关于道德我们多半是用限制的方法——外来的否定;关于心灵我们多半用克己的方法——发自内心的拒绝。

不能转化为内心的道德只能是表面的,好像中古世纪骑士身上穿的笨重盔甲一样。能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是从里面出来的,好像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优雅、协调以及灵活的动作。从青春期到成人期不断地被强化的道德限制,不但令人沉重、拘束而且毫无喜乐;青春期发自内心的舍弃使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僵硬的限制将造成终生关在死牢里。逐渐舍弃掉限制,可以释放我们因复活而有最极限的牺牲的爱。

这些都很清楚地 在耶稣的话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 8:34)

有时候,我认为这是给青春期最重要的经文。这是在福音书中一段过渡的经文,恰如青春期也是我们文章所说的一段过渡期。马可福音的前半段正好可以看作是孩童期。耶稣

主要是在服事我们,告诉我们事情的原貌。他帮助、医治、指示和教导。他恢复事情的原貌,更新一切来向我们启示神。他的传道带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明智的头脑、饱足的肚腹和平安的道路。最后,当周遭的事件一再地显出,彼得知道了,于是说:“你是基督!”他认出神在耶稣身上的启示。“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来拯救世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不是之前的片刻,耶稣石破天惊地说出,要舍弃自己:舍己,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请注意:这并不是一个要遵守的限制,而是一个甘心的舍弃。他并没有把门徒锁起来,要他们走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而是邀请他们来跟随他,跟他一样欣然舍己走向复活的道路。

我们只有在深知一个真实的生命之后,才能够舍掉一个虚假的人生。门徒跟随耶稣的那几年,是他们“成长”的几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非常清楚、仔细地认识到,生命就是神在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医治、饶恕、脱离邪恶、奇妙的饮食、神的同在和话语。现在他们真正知道生命并不是自我保护、自我帮助、自我膨胀、自抬身价。生命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天清楚地启示出来的——牺牲的生命,是无私又充满着爱的生命,是全然甘心舍己的受死,是使世人复活的生命。所以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

舍弃可以厘清混乱的自我、错谬的灵和虚假的生命,好让我们空出地方给神,给真理的灵以及永生。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自由的字。让我们脱离虚假的承诺、错误的方向和虚幻的诱惑;因此,我们能够自由地

承受恩典、怜恤、爱和神——一个得救的生命，一个完整
的生命，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

在“跟随”这个奇妙又坚定的邀请的动词之前或之后都有
舍弃；事实上所有内心的舍弃都是这样。舍己而后背起十字架，
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跟随耶稣——这唯一丰盛又自由的生命。这
是一种他们在孩童期就感觉到，却在成为青少年的时候能够实
现的生命，是一个远超过父母、学校、文化所期待或定义的生命，
是一个留心而且回应神的生命，因此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由于经常处理青少年强烈的、珍贵的和受伤的心灵的问
题，我们做父母的很惊讶地发现我们自己的灵性出了问题：我
们让忙碌的生活取代了心灵的生活，用担负责任的生活代替
立刻回应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被虚
假的灵缠住，它正在摧毁我们里面的生命，夺走我们的自由，
让我们的中年生命脆弱又无光彩。^{*} 在这个时候，我们家中
的青少年经常扮演施洗约翰的角色，做一个“至高者的先知”
(路 1:76)，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同在和荣耀。再给我们一个耕
耘我们空旷的灵魂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同时“荣耀神和享受
他到永远”。^{**}

* James Houston 在其著作 *The Heart's Desire* (Batavia, Ill. : Lion Pub-
lishing, 1992) 一书中，透彻分析了人在精神上一些上瘾的天性。读者可特
别参阅该书第三章：“谁是上瘾的人？”

** 长老宗与改革宗众教会中，用来教导青少年的主要工具《威斯特敏
斯特小教理问答》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活着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
是：“人活着最重要的目的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

问题讨论

1. 你生长的家庭中有没有人有酗酒或是吸毒的问题？这个对你有什么冲击？

2. 阅读创世记第3章并讨论“罪性”。你有没有想过罪是一种“心灵的”问题？

3. 除了酗酒和毒品，在你周围你还看到过什么样上瘾的问题？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也有可能上瘾？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自己会对“虚假的灵”上瘾？

4. 你的青少年曾经如何或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你知道你忘记或者可能完全没注意到灵性这方面的事？

5. 讨论下面的句子：“这并不是一个要遵守的限制，而是一个甘心的舍弃。”你觉得限制和舍弃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6. 在你的生活里你能想到什么状况，由于单纯的拒绝却带来更大的自由？

第12章 “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由于青少年普遍不稳定的个性、同侪的压力和社会道德的混乱,即使是最负责任的父母也一定会发现他们和一个年轻人“有问题”了。事先就正视这个问题的父母,能够“预先计划”一个对应的策略。

好好地教养就一定会教出好孩子吗?很多的父母都这么想:只要我们做负责又明智的父母,只要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又忠心地祷告,只要我们“在主里教养和训诫”我们的孩子,他们一定会很好。

但是只有极少的事实来支持这个想法。我们随便找找就可以发现一些非常卓越的人是来自于极端不幸的家庭,又可以看到一些问题人物是生长于一个稳定、负责的基督徒家庭。单单就事实的表面来看一定会被误导——酗酒的父亲和卖淫的母亲真的“有珍贵的心”,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亲切、成功的医生;而那些作为“教会的柱石”的父母亲虽然贵为高级的法利赛人,却得到儿女不光彩遭遇的下场——“好的父母

就有好的子女”这句话一直有太多的例外,让它很难有说服力。

这样并不能让父母松一口气,不用再努力教养儿女。神郑重地命令基督徒父母对神所赐的儿女要慈爱、负责和认真。但是并不保证有回报。这并不表示说父母所做的对孩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是有的。好的父母是一项难以估计的资产。不过还是没有什么保证。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不能保证十几岁的孩子不会作出不智慧或邪恶的决定。

我们并非决定论者,我们不相信环境可以让一个人变为好人,也不相信遗传可以让一个人正直;我们不相信训练可以让一个人有良好的品行,同时我们也不相信洗礼可以让一个人有信心。基督教神学一直认为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相信神或否定神。每个生命都是由这些决定所累积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替别人做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未定的决定。无论是什么背景和成长过程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珥 3:14)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两种决定都有人选择,成长的过程和正确的选择当中并没有清楚、必然的关系——误以为所有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人都会做基督徒式的选择,以及所有不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人都不会做像基督徒的选择。

做父母的在孩子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思考这个教导非常重要。没有别的阶段可以和孩子还是婴儿的时期相比,那时候父母真的觉得很有责任感,同时也觉得非常无助,无法掌控。因此很容易就把每个教导上的偏差解释为父母失败的证

据：“要是我们十年前不那么做就好了，也许今天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了。”

青少年，几乎可以说是一群做“决定”实验的人——他们练习自己的意志力，要找到选择这个和放弃那个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感受一下自己做决定的感觉。父母不可能两样兼得：他们不能又要青少年不断地练习做决定，使他们逐渐成熟，同时又坚持所有的决定都限定在父母允许的范围之内。

因为大部分青少年用稚嫩的意志力所做的实验都和喜好及外表有关。有时候就会在家里引起激烈的争执，但是多半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适度的善意加上合宜的幽默，事情会很顺利地过去。但是，有时候青少年做的决定会让自己陷入很大的困境中；一个和性有关的、不当的决定，可能导致没有预期和无意愿的怀孕。一个有关鲁莽开车的决定，可能导致一场严重伤亡的意外。一个有关毒品的糊涂的决定，可能落到被捕、入狱和上法庭的下场。青春期是一个很极端的年龄：有一飞冲天的高峰，也有突然垂直下降的惨状。通常这些高低起伏的状况都还隐藏于想象和情感的内心世界，不过偶尔还是会爆发出来，也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了。

当青少年的一个决定造成相当悲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时，常常会自己下一个失望的结论：“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年轻人都知道父母不但为自己祷告，也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祷告和希望都一直集中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假使由于他们不当的决定粉碎了父母的期望——“……知道这一切之

后,还能原谅吗?”*

尽管很多、也许大部分的父母都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但这还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事先计划是智慧的,每个父母都需要实际地面对这个“最糟的情况”可能真的发生在这个家里,同时要想一想什么是最好的对策。

有一个克尔凯廓尔派(Kierkegaardian,译者注:克尔凯廓尔,1813—1855,丹麦神学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的看法很有帮助,就是灾难可能是恩典的手段。**它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无奈地被各式各样的外在表象所吸引。由于灾难的恩典使人能面对自己,认清自己就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过一样。灾难就像一阵大风可以吹走理论和意识形态下不实际的面纱,让我们真正地看见。

父母亲面对无论是严重违反自己规范所造成的危机,或是小孩个人闯下的大祸,只有三种处理方法:容忍、责怪和饶恕。前面两种非常普遍,但对家庭关系有严重的破坏性;第三种虽不多见,却带来奇妙的拯救。

父母亲有一个做法就是容忍,父母心里想:“如果我在为人父母上更努力一点儿,他现在就不会落在这个困境里了。这的确是我的错,我没有道理要为他所做的不理他;他的失败

* T. S. Eliot, “Gerontion,”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p. 30.

** Søren Kierkegaard, referred to by Lewis Jerome Taylor, Jr., “Walker Percy and the Self,” *Commonweal* (May 10, 1974), p. 234.

只是我失败的一个延伸而已。‘父亲的罪要加在儿子的身上……’”做父母的想要纾解这个困境，他们想要改善后果，想要除去无论是痛苦或是惩罚的刺痛。他们尽可能地表现出好像没事一样。

我们能够理解，不过这是错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学习为他们的罪负责任——而不是责怪、投射或找借口，要发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也很值得，来选择公义而不必犯罪。另外一个理由是它的前提不够稳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即使最棒的父母都会在孩子最初的十二三年中犯很多有伤害性的错误。所有的父母都被认为和他们孩子所犯的罪有关，基督徒的教导一直坚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会爱和会犯罪。基督的身体是相当复杂地相互依赖，即使是犯罪也是如此。到现在基督徒才能为一世纪耶稣的受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谁犯了罪？是谁把罪加在他的身上？噢！是我犯了罪，不是耶稣！啊，主耶稣啊！是我，是我背弃了你；是我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无论犯了什么错，只要承认错误就能进入光明，单单容忍并不会使事情好转。当我们说：“真的没关系。”其实我们是在说：“当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所以我的孩子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有罪——我也是。”

另一种做法是责怪。责怪是弃绝犯错的人，拒绝和他有

* Johann Heerman, trans. Robert Bridges, *The Hymnal*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Christian Education, 1933), p. 158.

任何的关系。最戏剧化的形态就是一些犹太家庭为他们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子女而办的丧礼,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个孩子就被视为“死亡”——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沟通、爱、恨、赞美或责骂。只剩不完全的责怪和彻底的分开。基督徒没有这么隆重的宗教仪式,而是用些情绪的仪式来做同样的事,反正就是要和这个孩子断绝关系毫无瓜葛了。责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前提,就是认为亲子关系是一个契约而非一种关系。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会受到某些条件的约束:当这些条件不被履行的时候,父母也就没有义务履行做父母的责任了。

跟容忍一样,责怪的背后累积了很多的内疚,却又不肯承认。青少年抖出的正是父母亲自己不愿去面对、只想摆脱的失责或罪行;父母亲就把它完全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再把孩子从他们面前赶出去,让那些东西从自己身上完全清除。责怪就是我们借用别人的罪来摆脱我们自己的罪的方法,把我不喜欢自己的部分清干净。

容忍是感情用事的人的做法,他们受不了看到别人承担他自己行为的后果,想用红药水和创可贴来掩盖每件事。责怪则是充满报复的原始行为,他们受不了面对自己,就用摆脱错误的方法来掩盖事情。容忍和责怪两者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不肯慎重地接受另一个人的品格,也不承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们不认为孩子本身具有个人的权利,并非父母亲的延伸而已;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能化恶为善,医治痛苦,在混乱中有平安,钉死后会复活,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

圣经中大卫王对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之后的描述,告诉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当长子暗嫩玷辱了他的妹妹他玛,大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是他并没有作任何损及暗嫩的事,因为他爱暗嫩,他是他的长子。”(撒下 13:21,依七十士译本之意)。他不采取行动就是因为他容忍。他不愿意去面对罪的凶残,不伸张正义,也没有分担罪行带来的痛楚。在他二儿子的身上,他又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押沙龙杀了暗嫩自行讨回公道,这时候大卫的做法是责怪:押沙龙被放逐在外流亡了三年。借由一个朋友的帮助,他获准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还是不理他,不肯见他。他完全不管他,和他断绝所有的关系。容忍和责怪这两种做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同一个人可以作出两种反应。在这两件事当中大卫的个性并没有改变:先是容忍,而后又责怪的都是同一个人。这两种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其实在态度或个人风格上都差不多。大卫对他的儿子时而放任、时而严厉的方式,实际上是有点懦弱。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假设说如果大卫不那样处理暗嫩和押沙龙的危机,可能他之后的日子会好过一点。

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否能够事先采取什么预防措施阻止暗嫩玷辱他玛,押沙龙谋杀暗嫩——很多事我们不知道,臆测也没有用。不过我们真知道,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过去犯下的罪行,那就是饶恕。

饶恕并不是一个介于容忍和责怪的中间点,也不是一个温和与严厉之间的平衡点,更不是药剂师用两份接纳和一份惩罚调出来的配方。它是完全不同的,是神让我们看到这是

他对违背真理、摧毁爱、使盼望落空的罪的处理方式。

唯一了解饶恕的方法，就是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饶恕不属于人类的行为，我们不会用它来修复罪所造成的损害。它是出于神的，是神处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混乱的方法。我们所能做到的都只是神在基督里所做的部分而已。

饶恕的第一步是接受罪，无论它以什么形态呈现。饶恕并非无视罪的存在，也不是隐藏罪，替它找借口，甚至修饰罪或是为它辩白；它面对罪，并且接受罪的后果。无论后果有多么痛苦，带来什么样的刑罚，会有多难受，造成什么样的不便，它都接受。除了至高的十字架，谁能勇敢地接受罪所带来的一切呢？

饶恕就是接纳这个犯罪的人，对这个人积极地展开一个全新的爱的行动。让他们重新回到爱的关系中，对他们说：“你才是真实的，并不是罪。你或任何人都不能够隔绝你我。”

饶恕这个字，已经被新闻术语所淡化和随便滥用。它经常所代表的意思不过是：“这次我不计较——我不想被它烦恼——但是下不为例。”它只是把耸耸肩不在乎的动作口语化而已。要使这个字恢复原貌，必须要重新回到新约去找到它的精神、力量、动能和变化；了解到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不同的举动；知道唯有饶恕才能带来更多的新生命；同时相信被要求要饶恕的父母，可说是站在一个与神同等的地位上。

当父母记住两件事就已经处于饶恕的状态了。第一，我

所抚养的是神的孩子,神在我之前就爱他了;在我离开后他还会继续爱他。第二,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罪,神仍然饶恕。我不可能超越神的做法。

克林贝尔(Howard Clinebell)这样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家庭生活给我们享有‘亲密的约’最好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可以使福音在日常家庭关系中充满活力。”*饶恕可以让圣灵把青少年犯罪的事迹,变为成熟的爱,把坏事扭转为好消息。

* Clinebell,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ounseling*, p. 98.

问题讨论

1. 当你青少年的时候有没有陷入任何困境？你认为曾经如何使你的父母失望？他们怎么反应？

2. 当世界愈来愈复杂，智慧愈发缺少。社会也变得更加难懂，同时标准也越发模糊。上一代的优势是对于智慧和被认同的事有一致的看法。这一代听到的都是冲突的意见，看到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典范。年轻人被要求在机械（特别是汽车）、性、娱乐、学校生活各方面都作出很老练的决定——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你认为这些事中哪一样对你的青少年是最大的威胁？

3. 在这些坏的或不智的决定里，哪一个是你最怕你的孩子会做的？你事先预见到什么后果？你有什么自身的经验吗？

4. 常见的两个处理问题的做法是容忍和责怪。你最可能选择哪一个？你认为饶恕和其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5. 阅读马太福音 18 章 21、22 节。这段经文可以如何应用在你的家里？

6. 阅读罗马书 8 章 28—39 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援？

7. 你曾经有过什么最无法忘怀的被饶恕的经验？你有过什么最特别的饶恕别人的经验？

结 论

原本只是想研究经文,结果却发现一个颇意外的事实:没有模范家庭。圣经里没有这样描写过任何一个家庭,可以激起我们的羡慕。家庭的故事很多,也谈到很多关于家庭的生活,也有很好的建议可以引导家庭的成长,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景仰的模范家庭,令人惊叹或是羡慕。

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不久,他们的孩子就开始有纷争。闪、含和雅弗不得不想办法来隐瞒他们父亲喝醉酒的羞耻。雅各和以扫彼此仇视,种下失和的种子结出世代代的仇恨。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兄弟阋墙和父母失责的主题上更是推陈出新。耶西的儿子们,勇敢又忠心地从军报国,对他们的小弟弟刻薄又善变。大卫在妻子和孩子两方面都有遗憾——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但是他却无法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即使是耶稣的家庭(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期望),也发生同样的事情。马可福音第3章的描写,也不例外地让我们大

吃一惊：正当耶稣到处医治病人，安慰忧伤的人，履行他弥赛亚的呼召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兄弟们却想要叫他回家，认为他简直疯了。耶稣的家人批评他、不欣赏他，有的只是误会和不了解。

圣经中所描写的家庭，并不像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画中所描绘的家庭，在摇曳的烛光中，全家怀抱着感激之心，同享感恩节大餐。而是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描写在 Yoknapatawpha 郡的故事中，是一连串需要救赎的破裂关系。

这里起码有一个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需要为自己或是自己的家庭里没有表现出基督徒家庭应该有的甜蜜和完美深感罪疚。既然在圣经中找不到和谐的模范家庭(我为这个缺憾一直感谢圣灵)，我们正可以很自由地注意当中所有的——一个应许在基督里的家庭，是全家人信心生命的新结合。这个生命的结合并不是出于血缘(至少不是用我们的血)而是出于恩典。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被饶恕的。

在这个被圣灵建立，称之为教会的新结合中，用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家庭的词汇来描述彼此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父亲和母亲。要传达的信息好像也顺着这个脉络。在你自己的家里永远不能自然就做到的事，在这个超自然的新结合里可以做到了。在伊甸园中失去的一切，在客西马尼园中又重新寻回来了。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领悟的关系、爱的方式和饶恕的技巧，会给你盼望已久的弟兄姊妹和理想的儿女。在这个

信心的结合中领受的信心,你可以拿回去用在原生家庭中的儿子、女儿和父亲、母亲身上。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家庭出问题的现实。我们的孩子争执吵闹;我们的教育失败。我们在失败中,我们有罪恶感。当然是家里有些事出了问题,但是早在我们争吵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抱怨和歉疚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可以照常工作,用圣灵所给的新内容来滋润家庭生活,把血缘关系转换成恩典的关系。这个用在圣灵结合的教会中的基本规则,一样可以用来了解和挽回我们自己的家庭。

但是要有这些圣经的看法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被人孤立和局限在我们原生家庭的结构里的时候特别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支持“父母联盟”非常重要,就是集合一群基督徒,一起从他们家庭生活中所领受的,去找出和分别神的应许和恩赐。

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较多阐述“分担的爱”的重要性的人(传统改革宗神学家们曾称之为“信徒皆祭司”)。威廉姆斯在他的小说和诗中都提到这个教义,指出其需要性和吸引力两方面,如圣经所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6:2)。他鼓励那些面临无论大小难处的基督徒们加入一些“联谊”。“联谊”就是他在文章中所说的“交流的方式”,“是用来接收一些问题、忧虑和沮丧的苦恼,就好像答应运送一个包裹那样简单和有效……从小事开始轻松上路,比梦想要代替别人生活的遥不可及的美景要好得多;不是因为通常它们都看起来相当吸引人。从最

简单的地方操练信心开始,比从最困难的地方着手要好得多。一定可以找到起步的地方。”*

因为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搬走,令很多父母承受极大的压力。我希望借着说出一些在过程中的感觉,和邀请父母聚在一起开始分担重担的行动,就是分担的爱的“联谊”。两三个人——到八九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诚实地分享,认真地查经和有信心地祷告,领受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庭里面的动力。我们不时会发现我们在爱和饶恕上更熟练了,也能够和别人以及与儿女相处得更愉快,而且愈来愈好了。

这个就是源于五旬节释放出救赎能力的结合,而非第一个源于伊甸园的结合。就是基于有这个信心的前提,我去接触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整个问题。我想更重要的是要让家庭成为培养信心的地方,而不是把信心拿来培养家庭。因为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造一个全家人的神,对家庭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我们的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同时也郑重地警告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7)

* Charles Williams,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28.

附录：父母联盟

这二十年来，我在我工作的教会里找一些父母以“父母联盟”的名称聚会，如我在书里面所写的鼓励大家彼此分担。书中很多结合青少年的成长和“在基督里成长”的见解都来自这些父母亲；我写的都是我们在一起实际用过和领受的东西。

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教会中“信徒皆祭司”的教导，让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别人的祭司，也让那个人做他的祭司。假如有人插手并且担任专家的角色去指导一些正困于青春期疑惑中的父母的话，就不再有相交而变成一间教室了；要是父母只想做需要专家解救的受害者，同样也失去相交，不过是一间救护站罢了。但是当父母、牧师和其他对年轻人有责任的人，在一起分享他们的问题、看法、担心和长处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相交的团体。“……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6）在这样的团体里是基督徒的力量和能力成长最正常的方法。照圣经来看，神并不想让基

信徒单独地面对生活——我们是“同为肢体”。当父母和其他有同样责任、相信同样恩典的人在一起相交的时候自然就会成长。他们发现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或是唯一在吃力不讨好地和家中青少年相处的人。从父母亲团体里可以看到别人家的优点和缺点,也让每个成员在感受到孩子青春期的压力期间能彼此联系。

父母亲、牧师和其他与青少年相处的大人,在这个服事中很自然地就团结在一起,也很快地学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做别人的祭司。他们每个人都负担主要的责任,在他们分享需要和力量的同时,就形成一个比任何单打独斗都更强的服事团队。通常父母并不认为自己能参与服事,或能给别人什么帮助。他们视自己为挫败者:他们既沮丧又困惑,为他们对子女力不从心的事求助于专家。如果领导者只是回应做父母的要求,是可以减轻一些征状,但是无法触及真正的需要。这个需要是要和父母一起来培育在青少年心中的新生命,同时这个新生命也在父母身上快速成长。

父母团体的活动程序和安排

过程:有的写信,有的通过私下拜访,我邀请教区里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亲一起来参加一个有十次聚会的小团体。我告诉他们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大家一起来收集我们基督徒中有关父母亲职责的资源,把它们都集中起来,而我认为这个职责在他们生活中的这个阶段是过重的。

我让他们都明白,这不是一连串由我来教导他们如何扮演好父母角色的演讲,而是一个团体,一群属神的人,正处于有青少年困扰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优点和缺点,表达我们的看法和需要。

这个团体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让他们自己决定多久聚会一次、聚会时间以及聚会的地点,然后我再说明下面的基本规定。

1. **依照决定好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即使讨论非常热烈,也要在原定的时间结束,下次还可以聚会。只有那些第二天不用上班的人才经得起挑灯夜战。

2. **不许操控。**有些人如果他们自己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会控制一个团体。如果你有这种倾向,请节制一下。除了一直提出你自己的意见,也试试看对团体中那些较安静的人提一些问题,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

3. **以团体为重。**以团体优先,除了生病不要因任何事不来,零星的出席会削弱团体的力量。因为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少了你这个团体就无法顺利运作。

4. **不许八卦。**不要把团体里的事随便说出去,成为邻居茶余饭后的闲谈资料。这个团体是教会里神儿女的一个延伸,彼此用信任和祷告来分享他们在基督生命里的一些重要想法。

5. **完全靠主。**相较你的本相他更在意你和你的孩子,敞开自己来领受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力量,无论是开始还是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挪出时间来祷告向神敞开自己。

用的材料是这样出来的：首先是叙述主题（每一章的第一段）。每次聚会的开始我会先说出来，有时候再简短地说一下。每章后面的问题就在小组讨论时交替使用，由父母亲提供最重要的内容，透过他们在彼此服事时的交流就带来成长。我所带过的小组的交谈和想法融合起来的意见，就成为每一章的主体。这些也不是当时的讲演，其实是我一边带领一边参加这个团体的时候，心里想到的一些很实用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只说一点点，有的时候多说一点，但是从来没有全部说出来。它集合了许多小组中父母的谈话和看法；我都把它们记在脑子里，让这些材料在这个团体中可以随时提供引导和判断。

当然也可在“核心”家庭里个别使用这些材料，使成年父母和青少年孩子之间能逐渐交互成长。实际上这里很多见解和谈话都出于我自己家里，非其他父母所提供。不过我仍然认为能尽量努力保持圣经的模式，让讨论扩大到在基督里互为肢体的其他父母亲是最好的。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2Mjg1Mj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628525.zip",
  "filesize": 7455036,
  "md5": "1df517145cb6bd7cedbd41f21a459be6",
  "header_md5": "1ebfaa6e64900f87e75ecd7db01bdb85",
  "sha1": "50990b4c3dad4a1fed1dc8c94224608da62e61b6",
  "sha256": "95ca00ec4dc92fae361957566aee0586d1e303fedcfac5ea38fd1f1e7bc1121c",
  "crc32": 2673925214,
  "zip_password": "julian",
  "uncompressed_size": 7745530,
  "pdg_dir_name": "\u255f\u03c3\u2502\u2510\u2561\u2500\u2555\u2569\u252c\u2562\u2559\u03b4\u255f\u03b1\u2554\u2518\u2500\u03a9\u2565\u2557\u255e\u2261\u2502\u2554\u2502\u00f1_12628525",
  "pdg_main_pages_found": 128,
  "pdg_main_pages_max": 128,
  "total_pages": 135,
  "total_pixels": 52718998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